

高 基 尔 著

顧 蒼 生 等 譯

---

在  
美  
國



上 海 時 代 書 局 發 行

著 基 爾 高  
國 美 在

譯 等 生 蒼 顧

海 上  
版 出 局 書 代 時

1 9 4 9



3 0406 2319 5

# 目錄

序	一
答美國某雜誌問	一
在美國	七
(一)黃金魔城	九
(二)共和大王	三六
(三)道德教士	六七
(四)無聊蟲士	九五

## 序

「在高爾基抨擊資本主義的著作中，今天最能引起我們注意的，是他那些論美國的論文與小冊子。遠在四十多年前寫的這些文章，那是譴責美國資本主義制度暴行的有力控訴。這些精彩的篇頁雖則已經出現了很久，可是它們的意義不但絲毫沒有減少，而且恰恰相反地日益增加其正確性。無數關於最近一個時期內發生於美國的事實，都可用以證明高爾基的任何一篇論文；因為自從高爾基離開美國以後，那罪惡昭彰，聲名狼藉的『美國生活方式』，已經日益顯出了猙獰的面目，它那殘酷不仁的暴行已經日益肆無忌憚，毫不掩飾了。

「二十年前，在答覆一家美國雜誌提出的問題時，高爾基曾經說道：『你

們所謂美國的文化並不能激起我的同情。我認爲你們的文化在我們地球上是最畸形的文化，因爲它把歐洲文化所有許多可恥的畸形狀況，放大到可怕的程度」。

「這些嚴峻的憤怒的話，是這偉大作家在其一生中關於資本主義美國所有言論的自然結論」。

上面抄錄的是本年「蘇維埃文學」雜誌第七期裏，薩爾珂夫所著「高爾基筆下的美國」(有何家槐譯文，載十月八日大公報。)開始的幾句話。他所談起的小冊子，以及答美國某雜誌問，又都在第八期的『蘇維埃文學』裏刊載了出來：這也便是我們現在這本小書分成「答美國某雜誌問」和「在美國」兩部一共五篇文章的來源。

這五篇文章是高爾基在兩個時期裏完成的。答美國某雜誌問，是一九二七至一九二九年間的事；「在美國」四篇論文則是在一九〇六年寫作的。這四篇

論文最初發表的時候，有的合印成一本論文集叫做「在美國」；有的又曾經單獨印成了小冊子發行。「蘇維埃文學」襲用原名：「在美國」。我們現在譯成中文出版，便也不再改動。

「高爾基初次見到這『黃金魔城』是在一九〇六年。那時他已經用他的藝術和他那在一九〇五年革命時期反對專制政治的英勇戰鬥，緊緊地和布爾什維克黨聯系在一起」。

「高爾基帶着革命的熱情到了美國。他被布爾什維克黨派到那兒去宣揚俄國第一次革命的真相。他的革命熱情，在他那『我的訪問』和論文集『在美國』中，像火焰一般的光輝燦爛地燃燒着」。

「美國的反動分子一齊起來反對高爾基。這些反動派開始想以『合法的理由』根本驅逐高爾基出境。當他一發現不能誣賴高爾基的著作爲『無政府主義的宣傳』時，這位作家就又被他們的報紙所詆毀，所排擠，爲無稽謠言的毒霧

所包圍，所窒息；竟沒有一個紐約的刊物，肯登載高爾基關於俄國革命的忠實的報道」。

這便是高爾基寫作這許多論文與小冊子當時的環境，我們也祇要引用薩爾珂夫的話便可以明白。薩氏又說：

「高爾基的論文和小冊子的價值，是在於一經他的揭露，我們就可以發現這一個醜惡不堪的美國文化，是歷史上註定要消滅的」。

現在正是一個把這些論文，和美國當前的情形，取來對照的時候。我們四個人前後一共費去三天功夫分頭把它們趕譯出來，也便爲了這個原因。

答美國某雜誌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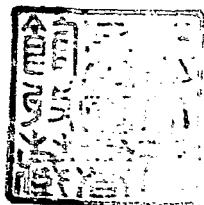
你們問：

『你的國家仇恨美國嗎？你認爲美國的文化如何？』

在事實上和形式上，提出這樣的問題，便含有誇張和牽強的美國作風。我想像不出，一個歐洲人，爲了「賺錢」起見，竟會提出這樣的問題。我必須告訴你們，對於你們的第一個問題——正如對於一切其他問題——我沒有資格代表我國一萬五千萬人民作答，因爲我沒有辦法徵求他們對你的國家的態度如何。

我猜想，甚至在你們的資本家們正在榨取人家的血汗鑄成美國的許多國家裏——菲律賓、南美洲諸共和國、中國——甚至在美國的一千萬有色人種中，恐怕也尋不出一個聰明絕頂的人，竟會代表他的人民而擅敢告訴你們說：

『是的，我的國家，我的人民仇恨美國的，仇恨她的全體人民，工人們以



及擁資千萬的富翁們，不論是有色人種以及白種人；仇恨婦女們和兒童們，田野，河流，森林，走獸和飛禽，美國的過去和現在，科學和科學家們，以及她的高超的工藝學，愛迪生，路德巴朋克 Luther Burbank，愛特茄坡 Edgar Poe，華德惠德門 Walt Whitman，華盛頓和林肯，賽奧度特萊賽 Theodore Dreiser 和友琴奧尼爾，許胡特安德生 Sherwood Anderson，她的所有的大才的藝術家們，還有賈克倫敦 Jack London 的精神上的指導人，美妙的浪漫蒂克的勃萊特哈特 Bret Harte——仇恨韜洛，愛默生，和造成美國的一切事物以及所有居住在美國的人們。」

我希望你們不必奢望尋到這樣一個駭子，對你們提出的問題，會有上述的荒謬的答覆，充滿着這樣仇恨人民和文化的一個答覆。

但是，當然的，你們所謂的美國文化並不而且不能激起我的同情。我認爲你們的文化在我們地球上是最畸形的文化，因爲它把歐洲文化所有許多可恥的

畸形狀況、放大到可怕的程度。歐洲是非常慘慘地已被國家的階級結構的私利私慾所腐敗了；但是、歐洲還沒有出現像你們的百萬富翁們，千萬富翁們，那樣害人而麻木不仁，給你們國家平添了許多墮落的人們。你們當然還記得波士登的暗殺案關於兩個富家子弟純粹爲了好奇心而殺害一個第三者的事件嗎？在你們的國家裏、爲好奇心所驅使，只爲了「一時迷醉」而犯下同樣罪狀的案件不知已有多少呢、歐洲雖也可以以剝奪欺侮她的公民而自傲、然而，她還沒有下流到這樣無恥的醜行、像沙高和凡采蒂那件暗殺案的程度。法國曾經出過夠可恥的「特萊福斯案件」；但是在法國，左拉和法朗士挺身而爲無辜的犧牲者辯護、領導了千萬人民採取一致行動。在德國，大戰以後發展和三五黨性質相同的暗殺組織、但是在德國，他們都被捕定讞；可是在你們的國家裏，並不這麼做；三五黨的暗殺案，並且無恥地蹂躪有色人種及婦女們；這一切都不受處分，正像州長們可以不受處分而懲辦社會主義的工人們一般。

歐洲並沒有這樣一種可怕的事，如同「迫害黑人」，雖然歐洲也有另一種可恥的疾病——反猶太主義；事實上，這種疾病，美國也已傳染了。

犯罪行為雖在歐洲也逐漸增加，但還沒有增加到像你們的報紙上所記載在芝加哥所發生的程度，在芝加哥，除了交易所和銀行的匪幫們以外，帶着手鎗和炸彈的匪幫們簡直是暢所欲為。因禁酒令而在你們國家裏所發生的鎗殺械鬥，也不會在歐洲發生的；而在歐洲，也不可能有一個市長，像芝加哥市長那樣，公開地焚毀英國古典書籍。

我不相信 蕭伯納對於其他國家的邀請所作的答覆，會比你們的民族雜誌的編輯魏拉德邀請他赴美而得到的答覆，更加含有譏刺的語氣。

各國的資本家們同樣都是可憎而沒有人道的一丘之貉，但是你們的更壞。很明顯的，他們更是死貪金錢。附帶說一句，「商人」這一個稱呼，我個人是把它譯作「瘋人」的。

試想這一切是怎樣的愚蠢和可恥：我們這個可愛的星球，我們曾經費過多少氣力去學習而美化它和豐富它，可是我們的這個地球的大部份，都把持在那批可鄙而貪婪的敗類的手掌之中，他們除了賺錢以外，別的什麼都不會幹。偉大的創造力量——建設文化，建設我們的「第二天性」的科學家們，技術家們，詩人們，工人的血液和腦汁——，都給這批無知無識的人們變成了黃色的金屬小圓和支票的紙條片。

資本家們除了金錢以外創造了些什麼呢？悲觀；嫉妬；貪婪，和將來難免要把他們自身毀滅的一種仇恨，但由於仇恨的猛炸，同時許多文化上的珍寶會和他們全部毀滅。你們的脆弱而臃腫的文化正以恐怖的悲劇威嚇着你們。

至於我自己，我當然認為，如果政權完全操諸勞動人民的掌握中，而並不在依靠別人的勞動為生活的寄生蟲們的掌握中，才能有真正的文明以及文化的迅速發展。而且我當然會勸告人家宣佈資本家們為社會上的一羣危險份子，為

國家的利益，沒收他們的財產，把這許多人移送到海洋上的幾個島上，讓他們安靜地死去。這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最人道的辦法，而且頗合「美國的理想主義」的精神的，這種「理想主義」，只不過是，那些沒有經驗過，總的名字叫做「人民歷史」的喜劇和悲劇的人們的最天真的樂觀主義罷了。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間作——

(顧蒼生譯)

在  
美  
國





## 黃金魔城

海陸都籠罩着彌漫的煙霧，濛濛細雨降落在昏暗的都市建築上以及停船處所  
的泥污的水面。

許多移民聚集船舷，用着好奇的目光，充滿了希望，理解，恐懼，歡樂，  
向岸上靜靜地呆望着。

『那是誰呀？』一個波蘭小姑娘輕聲問着，當她望見了自由神銅像而感覺  
奇怪的時候。

『美國之神』，有人這樣回答她。

這銅鑄婦人的巨大軀體從頭到腳都蓋滿了銅綠，冷酷的面孔盲目地在霧裏

望着茫茫的滄海，好像這銅像在期待太陽能使她毫無生氣的兩眼重見光明。自由神腳底下佔地很少，正像她直立在海岸上，波浪做了她的神座。她的手臂高高舉起在海面上和船桅上，顯露着她的傲視一切，莊嚴美麗的儀態。緊握手中的火炬好像衝出着明亮的火燄，驅逐了灰白的烟霧，把四周照耀成強烈悅目的光明。

在她站立的那一長條無關重要的陸地周圍，巨大的鐵輪船好像上古的怪獸奔駛水面，小型汽艇好像攫食的鴉鳥穿梭往來。汽笛尖聲怪叫地怒號，好像駭人聽聞的妖怪的咆哮，鐵錨鏈條的鏗鏘聲，和海濤澎湃擊岸的音浪交響着。

每一樣東西都在極度緊張地奔跑，疾進，震動。輪船的螺輪和船槳急促地鞭打着密佈黃色泡沫而遺留波紋的海水。

同時每一樣東西——鐵，石，水，木——都像對於這既沒有陽光，又沒有歡歌作樂而幽禁在疲乏的勞動苦役中的生活，正在提出抗議，每一樣東西都因

嚴格服從某種反背人道的神秘力量而呻吟訴苦，甚至放聲痛哭。在被鋼鐵所料亂分裂的，被機油的油漬所玷污的，浮沉着碎木、刨花，稻草、食物渣滓的廣闊的海水懷抱中，有一種冷酷而兇惡的力量瞞了肉眼在勞動工作着。它殘忍而不變地顛簸着這座偉大的機器，所有的輪船只是其中的零件，而一個人更是一隻無關重要的螺絲釘，在鐵和木的無形糾纏之中以及各種船舶混亂局面之下的不易尋見的渺渺小點而已。

聽到震耳欲聾的聲浪，看到各種沒有生命物體繚亂的舞動，冷不防眼前有一個兩腿的動物，滿身煤污油漬，雙手深插在衣袋裏，好奇地望着我。面孔塗上着一層骯髒的油漬，人類炯炯的目光減輕不了面部的黑色，只有牙齒的磁質更顯得潔白。

輪船慢慢地在許多船隻之中繼續前進。移民們的面部都露出異樣的灰白呆

板，各人的眼睛都同樣地格外溫柔，聚集船舷，靜靜地在霧裏觀望。

在這霧中產生一片無限的廣闊，發出深沈的不平之鳴；它在長大起來，它的濃厚的氣味飄浮在人民之間，它的音調裏含有某種威脅性而貪婪的音符。

這是一個城市。這是紐約。二十層樓的房屋，黑暗無聲的摩天樓，矗立在岸上。廣場也不必再想有美麗的環境，高聳雲霄的堅固笨重的建築造成了幽暗的昏黑，高度雖是以倨傲自豪，但它的醜陋在每一所房屋中可以感受到。窗口沒有什麼花草，更看不見有孩童們在內。

從這距離望過去，這城市正像一張巨大的下顎，生着高低不平的黑牙齒。它噴吐黑烟雲朵高上天空，好像一個患着脂肪過多病的老饕正在鼻中洩氣。

進入這個城市正像來到石頭和鋼鐵造成的一隻腹胃，一隻已經吞食了幾百萬人民正在咀嚼和消化的腹胃。

街道是一個潤滑而貪食的咽喉，在喉內深處泛游着這城市的食糧——活的

人民。不論頭頂上，足底下，身旁邊，隨處鼓噪着鋼鐵的鏗鏘聲，歡唱着它的勝利。被黃金的權力使它甦醒而精神抖擻以後，它向一個人撒下羅網，把人絞死，吸食人的血液和腦汁，吞噬人的肌肉和神經，漸漸長大了又長大，把枷鎖的鏈環更廣寬地擴展出去，籠牢更多的無聲無息的像石頭一般的人。

火車頭拖曳了後面的車廂像許多蠕蟲在爬動；汽車喇叭像鴨子的怪叫，電氣也在淒涼地哀鳴。窒息的空氣吸收着千萬種粗大的聲浪，正像一塊海棉吸收水氣。高壓到這城市的上面，滲染了工廠裏放出來的黑烟，毫無動靜地懸掛在叢積煤垢的牆壁上。

在廣場上和小公園裏，塵垢堆積的萎枯的樹葉倒垂在枝幹上，深黑色的紀念像站立着。這許多塑像的面孔蓋滿着厚層的灰土，他們從前滿腔愛國熱情的眼睛裏也充溢了這城市的蓬塵。這班銅人，既無生命而又孤單地混雜在蛛網叢

密的數十層樓的房屋中間，在高聳的牆壁的暗影之下看來，他們更是矮小，他們在瘋狂紛亂的環境裏，已迷失了路途，立定了，半盲目地，抱着創痛的心腸，悲哀地靜觀在他們跟前過路的人民的貪得無厭的騷動。短小而黑色的人體常在急促地在紀念像旁邊走動着，但他們從來沒有一人對這英雄的面孔望過一眼。人們對於這班死去的要人在生前創造自由的偉績早已在記憶中磨滅了。

這許多銅人好像都懷有相同的悲慘的念頭：

『這種生活是不是我當初所要創造的呢？』

在他們的周圍，熱狂的生活好像爐火上的菜湯一般地沸騰，小小的人民熙來攘往地捲入起泡的旋渦中消失於一瞬，正像一鍋羹湯裏的幾粒米穀，又像茫茫大海中漂泊着的木片。這城市狂吼着，把他們一個又一個鯨吞到它的永不知足的腸胃裏。

紀念像中有幾位英雄垂直着他們的手，有的把手舉起，伸出在人民的頭頂

上警告人民說：

『停止！這不是生活，這是瘋狂』

他們都感覺到，廁身在街頭生活的紛擾之中是多餘的，在巧取豪奪的野蠻的呼聲裏，牽涉在石頭，玻璃和鋼鐵所造成的黯淡的幻想中橫受拘束的監禁，都是不適宜的。

有一天夜裏，他們都要從他們的石座上降落下來，走着不正確的沉重的步法，經過街道而往田野裏去，把在這都市裏身受的寂寞的苦痛，變換一下，也可享受那明亮的月光，清鮮的空氣和恬靜的安寧。一個會經造福祖國盡瘁一生的人，應當獲得這樣的酬報——他逝世以後必須長眠在安寧之中。

談起這班人民，那是悽慘可怕得很。

鐵條做成的陽台和扶梯單調地陳列在紛亂的狀態之中，有三層樓房的高度



的高架鐵路上的火車，在險隘街道的兩旁房屋中間發出尖銳軋軋的巨聲飛駛着。房屋的窗子都開着，差不多每扇窗子裏都看得見人影。有的在工作，縫紉或昇數算，他們俯首桌上，有的倚窗眺望每一分鐘裏飛快經過的火車。老人，少年和孩童都同樣地鎮靜，大家悠然自得。他們從小養成毫無目的的習慣，從小養成把毫無目的的習慣就作為有目的的了。在他們的眼光裏並不對鋼鐵的統治表示憤怒，也不對鋼鐵的勝利表示憎恨。火車行駛在鐵道上震動着兩旁房屋的牆壁，——婦女們的胸脯，男子們的頭顱都震得發抖，又搖撼着橫臥在鐵條造成的陽台上的孩童的身體，使他們從小熟悉這種可恨的生活是當然避免不掉的。這樣常受震動的頭腦中，當然不能再有勇敢的思想去完成他們的美妙的計劃，也不能實現一場生動而大膽的夢想。

火車經過的一瞥中，見一穿着胸前分開的骯髒的外衣的黃臉老婦，火車前進時造成的惡劣的空氣正恐怖地衝入窗口裏，老婦花白的頭髮隨風飄舞得像一

隻灰色的飛鳥。她閉上了昏暗無神的兩眼。倏忽在視線中消失了。

在陰暗的房間內部，鐵床上堆着襤褸的衣被，桌上積着醜陋的碗碟以及食物的殘餘。看不到窗口種花的人家，又看不到有人正在閱讀書本。房屋的牆壁一梁一梁地向後倒流好像在鎔化，又像混濁的潮水的此落彼起，在這急流中，憂愁地充滿着這班默默無聲的人民。

一個禿頂的頭顱晶晶地在一扇堆滿灰塵的窗格後面發光。這個頭在一隻工作檯上前後搖擺着。一個瘦長的紅髮少女坐在一扇窗口，正在編結一隻短襪，她的兩眼專心望着正在計算所結的針數，空氣的急流從窗口衝進緊迫她的背部，但她並不舉眼而離開她的工作，她的衣裙被風吹起了也不去推平。約有五歲年齡的兩個孩子正拿了小木頭在陽台上玩造房子。這小房子因震動而倒塌下來。兩孩把小手擋住了小木頭，以防木頭會從陽台的鐵條的縫裏跌到樓下的街道上去，他們對於擾亂他們的工作的罪魁，就是那外面經過的火車，毫不理

睽 從各窗口隨時看到各式各樣的人面，正像一件整個物品的碎片，但是已經毀滅成一根一根的細梗和一粒一粒的砂屑。

因火車瘋狂賽跑的驅使，空氣飄動了人民的頭髮和衣服，又在他們的面上激起着不通氣的風波，推動千萬種的聲音充塞了他們的耳朵，飛舞着極微細而尖刺的灰沙吹到了他們的眼睛裏，在拉長而不停的怒吼聲中，使他們瞎眼，使他們耳聾。

對於一個有生氣的人，爲他自己設想，他自己心中爲創造美妙的夢想，圖畫或是意景，爲他自己產生慾望，爲他自己渴望，需要，拒絕或期待任何事物，——這樣的粗野的叫囂，呼喊，怒號，震動了石牆，搖撼着窗架的玻璃，對於一個有生氣的人——一定覺得這是一種障礙的東西。他一定抱着滿腔的憤怒，從房屋裏奔出來把這可惡的東西——高架火車，破壞拆毀；他一定要使這種毫無禮貌的鋼鐵的尖銳聲完全肅靜下來，因爲他是生命的主宰，生命是屬於

他的，一切妨礙其生活的都應該破壞掉。

可是住在這黃色的魔城屋子裏的人民，對於殺害人類的一切，都很安靜地忍耐着。

高架鐵路網的下面，在蓬垢積穢的馬路上，許多孩子正在默默無聲地遊戲，——雖然他們也像世界任何地方的孩子一般地會笑會叫，但是正像海洋中的雨點，他們的聲音都給頭頂上的喧鬧的火車所淹沒，所以是默默無聲的。這羣孩子好像是投擲在窗外的泥污的街路上的花朵，他們的身體依靠了這城市的油膩的渣滓所餵養，他們都是慘白而有青色，他們的血液已中毒，而他們的神經都受到生鏽的金屬發出的惡意叫聲以及奴役的閃電發出的悲哀的慟哭聲的重大刺激。

這班孩子將來長大了是否健康勇敢而驕傲呢？——有人問他自己。這種嘈雜而帶有嬉笑怒罵的叫聲就是惟一的答覆。

火車奔馳經過東區，是叢居貧民之地，就是這城市的污水池。這裏各條街道旁的深遠的導水溝，帶領了人民前往這城市的中心，有人在猜想，在那邊一定有一個無底大洞，或是一隻大鍋，把這許多人民都傾倒在鍋子裏，可以烹煮而變成黃金。在各條街道旁的導水溝裏擁擠着許多孩童。

我曾經看見過不少貧苦的人，總是形容枯槁，面有菜色，使我一見就能明白。我曾經在各處看見他們的眼睛，總是因飢餓而呆板，燃燒着貪心，或是一種狡猾和報仇性或是奴性的溫和，而常是不人道的；但在這東區的貧民的慘狀，可說比我所知道的任何事情更為淒涼。

各條街道中，叢密地好像堆積着的麵粉袋一般擁塞着居民，孩童們在路旁的垃圾箱裏貪心地尋覓敗壞的蔬菜，不論是否霉爛，就在既髒又熱的路上，拿來狂吞。

一塊霉腐的麵包皮會暴露他們各人最狠毒的獸性，因為他們都抱着口臭的

慾念，他們便像許多小狗一般打起架來。正像成羣的食食的鴿子，他們擠集在馬路上；在早上一點鐘或是兩點鐘，有時再要晚一些，他們仍因貧窮而在污穢的細菌中發掘食物，這是對於黃色魔鬼手下的豪富奴隸們貪得無厭的劣性的一種活活的辱罵。

在這樣卑賤的街道的每個角落裏，放着一種火爐，是用來燒東西的；水蒸氣在一根細小的管子裏騰上天空，在管子頂上吹成輕微的汽笛聲。這輕微刺耳帶着震動的汽笛聲超過了街道上其他的聲音，牽引到無盡的長度像一根耀眼的白綫，環繞着它自己的咽喉，去擾亂各種的思想，使人發狂而驚動人家沒有一刻的清靜，震動在枯朽的氣味中使空氣混濁；這樣帶有嘲笑而惡意的震動，造成生命是生活在彌漫的灰塵之中。

灰塵是一個要素，牠能夠克服任何東西；房屋的牆壁，窗子的玻璃，居民的衣服，人體的毛孔，以及他們的頭腦，慾望，思想……

這街道兩旁，房屋門口的黑暗的空處都是牆磚的腐朽的創傷，向裏邊一望，只見醜陋的梯階，堆滿了垃圾，屋裏的一切東西，看上去都已腐爛得像一個屍體的腰部。居民當然像無數的蛆蟲。

一個高大而眼珠烏黑的婦人，抱着小孩立在一家門口；她的緊身衣是解開着，帶有青色的胸部軟弱地懸着正像長形的口袋，孩子哭了，抓着母親的困倦而飢餓的外形，摩擦她，口裏發出吮乳的聲音，停了一會，就放聲大哭，踢打着母親的胸部。她立着好像已變成石人，朝着前面像一隻烏鳥一般張圓了眼睛呆望着。人家感覺到她的眼睛看不見什麼，所見的只是麵包。她的嘴唇緊閉着，她用鼻子呼吸着，當她吸入街道上的惡臭的氣味的時候，她的鼻孔在顫動；這一個婦人正在回憶昨天所吃到的食物，同時又在夢想也許將來有機會再能吃到的一小塊食品。孩子叫號了，他的瘦小黃肌的身體搖動了，但是她沒有聽見叫號，也不覺得孩子的輕輕的拳擊……

一個瘦長灰白而不戴帽子的老頭，露出一副要搶掠食物的面相，小心地在掏垃圾堆，當他拾起了一小塊的煤，他皺緊了他的痛楚的兩眼的眼皮。任何人走近他的時候，他像一隻狼笨拙地回轉他的身體，口裏噤咕着。

一個毫無血色的瘦削青年，垂頭倚在電燈桿木旁向街上呆望着。他停一會兒不時搖動着他的鬚髮的頭顱。他的兩手深插在褲袋裏，彈動着他的指頭。

這裏在幾條街道中，一個人受到人家的注意，他的憤怒而有復仇心的聲音可以聽得到。這裏的一個人，有一隻饑餓，感傷，痛苦的面孔。這班人的感覺怎樣是很顯明的，他們的思想怎樣也是很受人注意的。他們擁擠在污穢的導水溝裏，正像一隻船破了以後漂浮在混濁的水面的貨物；他們都被饑餓的暴力所拋棄，他們都因需要食物而發生強迫的慾望，使他們苟延殘喘。

正在等待一頓飯食而夢想着吃飽以後的快樂享受的時候，他們吸食含有毒質的空氣，在他們的靈魂的陰暗底層，苛刻的思想，狡猾的情感，和犯罪的慾



望都由此產生。

他們都像這城市中的腹胃中的病菌，總有一天他們會把這有害的毒物傳染別人，雖然在目前，這毒物正在慷慨地充作他們的滋養品。

倚靠在電燈桿木旁的青年常在搖頭。他的牙關緊閉着。我好像很能了解他正在想的是的什麼，他所需要的是什麼，我相信他所需要的就是能夠生出一雙極大而有蠻力的手，在他的背部能夠生出翅翼。那末他有一天可以翱翔這城市的上空，飛下來用着像鋼鉗的手，把一切縮小成一堆糞土，混合着石磚和珍珠，黃金和奴隸的血肉，玻璃和百萬富翁，塵土，白癡，教堂，中了塵土的毒的樹木和這許多呆笨的摩天樓，以及其他一切東西，把整個的城市聚成一堆，傾入塵土和人血搓成一個泥團，造成一片可憎的混亂。這個可怕的願望在這青年的頭腦裏正像一個病人身上生一個瘡瘍那樣地自然。如果給奴隸們去做的工作愈多，那就不容許有自由而創造的思想，只有破壞的意念，野蠻的獸類的強詞奪

理，和復仇時致人死地的毒花。這是易於了解的——如果你把一個人的靈魂離開正路，你不必奢望他將憐憫你。

一個人應有復仇的權利——這種權利是多數人賦予他的。

白天，在朦朧而密佈煤灰的天空褪色了。高大的房屋變得更昏暗更笨重。各方面的電燈閃爍在黑暗的深處，像怪獸的黃色的眼睛發出亮光，而必須終夜看守在這墳墓裏的死人財富的旁邊。

人民已完畢了白天的工作——從沒有想過爲什麼要做這工作，這對於他們是否必要——趕回家去睡覺。人體造成的深色的潮水向人行道上灌注着，各人的頭上都戴着圓帽，各人的頭腦——好像肉眼看得出的——早已入睡了。工作已做過了，沒有什麼再用思想了。他們想的只是爲了他們的老闆，還有什麼爲了他們自己而要想呢。有工作做，才有麵包和價賤的生活享受，此外在這黃金

魔城裏，人不再需要什麼了。

夜裏在不通氣的房間中，汗流滿面的人們睡在床上，和他們的男人或是女人接吻，因此，爲這城市又生養了新鮮的滋養品。

他這樣過着生活。聽不到大笑聲或是快樂的談話，這裏沒有燦發的笑容。汽車的鳴叫聲，馬鞭的抽打聲，電線的低吟聲，火車的軋軋聲。音樂正在某處奏演，這是無疑的。

賣報童高呼着報紙的名稱。街頭奏樂者的琴聲，和搭棚戲劇團裏扮演着一個殺人犯和丑角擁抱的悲喜劇中的吶喊聲。小民們無自由地行動着正像從斜坡上滾下來的石頭。

更多的黃色電燈發出燦爛的光輝——許多全部牆壁上炫耀着關於啤酒，威士忌，肥皂，剃刀，帽子，雪茄和戲院的明亮的廣告。受到黃金貪心不足地驅策到街道任何一處的鋼鐵的鏗鏘聲是永遠不會低下來的。現在，電燈在任何一

處燃熱着，這種不停的聲音得到了重要性，得到了新的意義，一種新的更苛刻的權力。

鎔化的黃金的耀目的亮光從房屋的牆裏和酒樓的窗裏傾倒出來。驕傲而喧嘩地處處得到勝利，它發出一道寒冷的閃光，刺痛人們的眼睛，又使人們的面孔變相。這奸詐的光線擁有一種永無止境的慾望，從人民的衣袋裏把他們的薪津所入的徽數強拉出來，它的閃光立刻改變成嚴峻的言語，靜靜地指點這班人民去尋求價賤的娛樂和貢獻他們近便的玩耍。

這城市裏有盈溢驚人的光！初看非常動人，而又興奮悅目。「光」是一種自由的要素，太陽的驕子。當它茂盛開花的時節，它開着招展而活潑的花，比地面上任何的花卉更爲可愛。它使生命清潔，它能毀滅一切陳舊的，死去的和骯髒的東西。

但在這城市中，當你對光望着，你就明白這裏的光，像其他的東西一般，

也已淪爲奴隸。它爲黃金而奴役，它因取悅於黃金而敵對地離開了人民……

像其他的東西一般——鐵，石，木——「光」對於一個人施用着陰謀：照耀着他，它叫着：

「到這裏來！」

然後甘言誘惑他：

「交出你的現款！」

人民爲回答它的召喚，去買他們所不需要的無用之物，去觀看只會使他們的智慧愚鈍的各種娛樂。

這好像在這城市的中心的某處，有一大塊的黃金，發出淫蕩的聲音正在高速度之下轉動而紡成長線，把街頭撒滿着最精細的金屑給人民去追求，整日捉住不放。等到天夜，這一塊黃金倒向反面轉動而收回它所紡成的長線，引起了一陣強力的旋風，把人民都拉進去，他們因此，就交還他們在日天裏捉到的金

層。他們所交還的往往比他們得到的更多，所以明天早上，這大塊黃金已經長大了一些，它又轉動得更加飛速，而發出的聲音更為響亮。

而且它更是貪心地運用比昨天更強大的權力，它吸食人民的血液和腦汁，到了天夜，這血液和腦汁又變成了寒冷的黃色的金屬。這塊黃金就是這城市的心臟。城市的全生命都受它的顫動，這全生命的意義都由它操着生殺之權。

正因如此，過了一天又一天，人民挖掘着泥土，鍛鍊着鋼鐵，建築着房屋，呼吸在工廠的煤灰中，他的身上的毛孔都吸收了致病而含毒的空氣中的污穢，正因如此，他們都出賣了他們的美麗的肉體。

邪惡的巫術安慰了他們的靈魂，把他們造成黃色魔鬼手中的柔韌的工具，又把他們造成黃色魔鬼不停地在鎔解的黃金。這黃金就是黃色魔鬼的血肉。

黑夜從無涯的海洋裏到臨了，吹送着一陣陰寒而含有鹽質的香氣散佈在這

城市中的上空。無情的燈光對黑夜刺射着千萬枝的火箭；它昂然前行，慈厚地把它深色的衣服蓋沒了房屋的醜陋和街道的卑微，同時藏匿了貧民的不潔的破衣。一聲貪心瘋狂的粗野的哀號衝撞着它，打破了它的沈寂；它仍是向前行動，慢慢地熄滅了奴役的燈光所發出的毫無禮貌的閃爍，用了它的柔軟的手掌遮蔽了這城市的膿瘡。

但當它走進街道的曲徑，它感覺它自己的無能，因為它不能用它的新鮮的呼吸去克服而分散這都市裏含毒的空氣。它磨擦着被太陽曬暖的牆磚，它爬過房屋頂上的鏽鐵，馬路上的污穢，最後它洒滿了含毒的灰塵，管飽了這城市的臭味，它關閉了它的翅翼，軟弱地不能動彈而停留在房屋的頂上以及導水溝中。它剩餘下來的東西只有黑暗——它的新鮮和涼快都完了，已經給石，鐵，木和人民的不淨的肺所吞沒了。它再也沒有安靜，也沒有詩意……

這城市在難堪的黑暗中入睡了。它好像某種巨獸的鼾聲如雷。在白天裏它

飽喫過多的食品，它覺得悶熱不適，它的睡眠常被惡夢所驚擾。

在白天裏充當了一天困苦的工作的「光」走出去了。房屋都把人民，一個又一個，吮吸到石頭的腸胃裏去。

一個瘦長偃偻的人站立在街角，慢慢地回轉他的頭，用着呆板無神的眼晴望着他身旁的左右。一個人往何處去呢？各條街道都一樣，而各所房屋也一樣，窗子對窗子，好像糊模花白的眼睛，毫無生氣而漠不相關地互相張望着。

一層窒息的壓迫，用着溫暖的手扼住了喉嚨，無法透氣。在房屋的屋頂徘徊着一片晦暗的雲霧——這惡劣的而應加咒罵的城市的白天裏的空氣。穿過這迷霧的面罩、在遙遠無窮的天空，閃爍着平靜的微露光亮的繁星。

這個人脫掉他的帽子，抬起他的頭，望着天空。這城市的高聳的房屋好像把天空，從地面上推出到比較世界任何一處更爲遙遠的距離。這無數的明星只



是極小而寂寞的斑點。

自遠而近響着銅喇叭的聲音。這人的兩隻長腿古怪地搖動，他轉灣走進另一條街道，俯首而搖擺着手臂，慢慢步行。這是夜深了，街上變得更爲荒涼。寂寞的小民像蒼蠅一般失蹤，都給黑暗所吞食。警察們帶着灰色的帽子，手執木棍在街角屹立不動，他們咀嚼着煙草，他們的頸骨慢慢地嚼動着。

這人走過他們身旁，走過電話線桿木，又經過那房屋牆壁裏的黑門——黑門也都已疲倦地要睡了。遠處聽到街車的軋軋聲和怒號聲，黑夜在街道的深處的監牢裏閉了氣，黑夜死去了。

這人用着整齊的腳步而行走，搖曳他的瘦長而彎曲的身體。顯露出他正用心想做某件事情，雖沒有決定，但很堅決……

我想他是一個賊。

這倒很好能夠看見一個人感覺他自己仍在這城市的黑暗的勞動工作之中生

活着。

奇怪而不清楚的聲音驚動在窒息而困倦的黑暗中：  
入睡而在它睡夢中隱語的就是烟霧迷亂的黃金魔城。

——一九〇六年作——

(顧蒼生譯)

## 共和大王

美國的鋼鐵大王，煤油大王，以及其他一切大王一向使我的想像擾攘不寧。我想像不出那麼有錢的人竟會像平常人一樣。

過去我覺得，似乎他們之中每一個都至少有三個肚皮，和一百五十枚牙齒。我曾深信一個百萬富翁從早上六點鐘直至午夜，整天不停的吃：深信他吃的是最值錢的東西；鷄，鵝，乳豬，奶油菜飯，布丁，糕餅，以及其他種種珍饈美味。到晚來，他的上下顎變得僵硬，須令黑奴代他咀嚼，他只是吞嚥。最後，到他精疲力竭，氣喘吁吁，汗水淋漓，要他們抬他上床。第二天早上六點鐘醒轉來，重又從事這項舉動的刻板工作。

但是即使他這樣大賣氣力，他所消費的，還不到他的資本所生利息的百分之五十。

這是一種艱苦的生活，乃在管理之中。但是有什麼辦法呢：如其不能吃多過平常人的所吃，做百萬富翁所為何來？

過去我又覺得，似乎他的內衣想必是錦綉，他的靴跟想必釘有金釘，他想必不戴帽子，而戴的鑽石頭飾。他的上裝想必是貴重的天鵝絨所製，至少長五十呎，鑲金鈕不下三百顆。逢到沐浴假日，他要穿到八件上裝，六條褲子，一層疊在一層之上。……這當然會是臃腫難堪的，并不舒服……但是那麼富有的人，穿衣服可不能和別人一樣呀……

這位百萬富翁的口袋，我想像會像一個大洞，能納入一所教堂，參議院大廈和若干日常必需的雜物……但是雖相信這位先生的肚皮想必有海船的載量，我却無從描摹如此一個人物的腿和褲子究有多長。不過我相信他所睡的鴨絨墊

幅面想必不下一方哩。倘若他嚼烟，自然是頂上精品，一次要嚼他一兩磅。倘若他玩鼻烟，一嗅想必就是一磅。一個人有錢是爲了要揮霍……

他的手指是了不得的敏感，具有隨意伸長的神奇力量：例如，他在紐約探出西伯利亞某個地方有一塊錢，他舉手伸過白令海峽，不須移動座位，便摘取到所心愛的花草。

奇怪之極，雖有這種種，我還是想像不出那怪物的頭是作何形狀，再則，我覺得有着這樣的一堆肌肉和骨頭，純由向凡百事物榨取黃金的願望使之動作，頭完全是多餘的。一般的說，我對百萬富豪的概念殊爲模糊。簡單一句話，我所嘗指出的就只是一雙伸縮自如的長手臂。他們將全個地球攫入懷抱，施近又黑又深的巨口，吮吸，啃咬，咀嚼，當作滾熱的拷山芋替其饑吻。……你可以想像得出當我會到一位百萬富豪，發現他是一個最平常的人，我是何等的驚訝。

坐在我前面一張有扶手的軟椅上的，是一個面容枯槁的老頭，他那一雙大小正常，褐色起皺的手，很寧靜的疊擱在肚皮上。他那魁瘦的面龐修剃得很整潔，外翻的下嘴唇露出牙床，鑲有金牙。他的嘴唇——剃得光光的，瘦薄而無血色——緊貼齒上，說話時只微微掀動。黯然無色的眼睛上面並無眉毛，晒黑了的腦壳光禿無髮。使人覺得面皮還可稍微再多一點；顏色泛紅，一動不動，而又是光滑滑的，竟像初生嬰孩的面孔。殊難斷定此人究竟是剛纔出世，抑或行將與世長辭……

他的衣服也是平常人所穿的。他身上所有的黃金就祇在他的戒指，手錶和牙齒內。全部合起來大概不到半磅。就大體而論，這人的樣子頗似歐洲貴族家庭的一名老當差……

他接見我的房間既不豪華，也無美感。傢具件頭很大，這是惟一可以稱道的地方。

由傢具所提示的一個觀念，就是有時會有巨象到這戶人家來過訪。

『閣下就是……百萬富豪嗎？』我問，不能相信我的眼睛。

『哦，是的！』他取信於人的點了點頭。

我裝作完全相信他的話，但是決定就在彼時說他是白老虎（講大話）。

『你早餐吃多少肉？』我問。

『我不吃肉！』他聲說。『祇吃一片橘子，一枚雞蛋，一小杯茶，如是而

已……』

他天真的孩兒眼沈鬱的發出光亮，有如兩顆陰黯的水珠，我觀察不出有絲毫虛假的暗示。

『很好！』我說，意帶惘惑。『但是，請你坦白，明以告我，你一天進餐幾次？』

『一天兩次！』他沉靜的說。『早餐和晚餐——這在我是已儘夠了。晚餐

時我進一盆湯，一點白肉和一點甜品，還吃點水果，喝杯咖啡，吸枝雪茄……」

我的驚愕增長得像南瓜一樣快。他以聖者似的眼光望我。我屏息了呼吸，然後接下去說：

「但若果真如此，那麼你怎樣用你那許多錢？」他微微聳了一聳肩膀，他的眼珠在眼眶裏打轉，回說：

「我用來再多賺些錢……」

「賺來做什麼用？」

「以便再多賺進些……」

「賺來做什麼？」我釘下去問。

他把身子向前傾斜，手拐擱在椅子扶手上，略帶好奇的神氣問：

「你有瘋病嗎？」

「你有沒有？」我反問。



那老人彎低頭，透過鑲金的牙縫，自言自語的說：

『一個風趣的人……我想我以前從未遇見過任何人像他這樣的……』

隨後他昂起頭，將嘴翻到快近耳朵，默默無言的向我考察。從他靜靜的神態判斷，他顯然自以為很正常。他注意到他的領帶上插有一枚鑲着小粒鑽石的別針。假使這粒鑽有足跟一樣大小，我或許便會知道我的身子是在什麼地方了。

『你如何過生活？』我問。

『我賺錢，』他簡捷的說，聳了聳肩頭。（按英文 I make money 本義為我賺錢，但照字面亦可作『我製造金錢』解，故有下問。）

『造偽鈔嗎？』我快活到高喊起來，覺得我對這神祕快要找到解答了。但在此刻他開始打呃了。他週身抖顫，彷彿有一隻無形的手搔到他的癢處一般，他的眼睛盒曇了幾下。

『好不滑稽呀！』他說，鎮靜下來，用潮潤的眼光滿意的對我望了一望。

「另談別的事情吧，請你！」他招呼我，爲了某種理由，面龐鼓了起來。

我沉思了一會，然後用堅定的口氣問：

「那麼你怎樣賺錢？」

「哦！這纔比較像話！」他點頭說。「方法很簡單。我有的是鐵路。農人生產物品，我運往市場。只消計算應該留出多少給農人，免得他們凍餓；還能繼續做工，袋進其餘部份作爲運費。不很簡單嗎？」

「農民滿意嗎？」

「並不全皆滿意，我料想！」他以孩子的簡單語調說，「但是人們是永遠不知足的，據說，始終有乖癆的人嗷嗷不休……」

「政府對你不加干涉嗎？」我帶着疑慮探問。

「政府？」他應聲作答，帶着深思的用手指擦他的前額。隨後彷彿回憶起什麼似的，又點頭繼續說：「哦……你是指……華盛頓的那夥人嗎？不，他們

不來打擾我。他們是一批好孩子……有些早我的一系，但是不常看見他們……這是何以有時會要想不起來。不，他們並不干涉，」他重說一遍，又好奇的瞥了我一眼，問道：

『你的意思是說有阻止人民賺錢的政府嗎？』  
我對於我的天真，對於他的智慧，覺得發窘起來。

『不，』我沉靜的說。『我沒有那種意思。……你要曉得，我以為政府有時應該有權干涉明目張胆的搶劫……』

『這個，這個！』他反對說。『此乃理想。這裏是不行的。政府無權干涉私事……』

我在這種鎮靜的孩子氣的智慧之前，越發覺得卑不足道了

『但是當一個人損毀到許多人的時候，還算得是私事嗎？』我很有禮貌的問。

『損毀？』他應聲說，眼睛睜得老大，『損毀的意思是工值太高，或發生工潮的時候。但是我們有的是入境移民。他們周時使工資減低，并願接替罷工工人。國內有了足夠的移民，願受低工資做工，并購買許多東西，使樣樣妥當了。』

他稍爲活動起來，看去不再像老人而兼嬰孩。他瘦削的手指在動，他接着說下去時，他的乾喉嚨震着我的耳鼓作響。

『政府嗎？這的確是一個有趣味的問題。有一個好政府是重要的，牠負責使國內有我需要到的人口，購買我要出賣的東西；又負責有剛剛足夠的工人，以免我的人手短缺。但是不能再多！並且不當有社會主義者，不當有罷工。政府不可抽重稅。人們拿得出來的，應全數歸我。這便是我所謂的好政府。』

『他露出愚笨——一個他自知他偉大的毫無疑問的跡象。』我心中在想。

『他想必實在是一個大王……』

『我們需要的，』他以堅定而有自信的語調接下去說，『是國內有秩序。政府出微薄的薪金僱傭各種哲學家，每逢禮拜天至少花八小時教導人民尊重法律。如果哲學家管不了，便召軍隊來彈壓。所重的不在方法而在結果，必須使消費者和工人尊重法律。如此而已！』他下結論，一面旋動他的手指。

『不，他并不愚笨，他不會是一個大王！』我想，隨又問：『你對現政府滿意嗎？』他並不立即回答。

『政府所做的是，少於他所能做的。我說，暫時應准移民入境。但是我們有他們將享受的政治自由，這是應該出相當代價的。每一個移民入境至少應帶來五百元。有五百元的人，比只有五十元的要好上十倍。壞人——浪子，窮漢，病人，以及其他游手好閒者是沒有任何用處的。』

『但是，』我試探的問，『這會要減少移入的人數。』

那老人點頭表示同意。

「到了相當時候，我要建議將門關閉，完全不許他們入境……但是目前，讓每一個人帶點黃金進來：這對國家是有好處的。再則，歸化的見習時期必須延長。到了相當時候，將完全廢除。願意替美國人做工的人可以讓他們做，但是絕無必要賦予他們以美國公民的權利。我們已經造就了足夠數目的美國人了。每個人都能增益美國的人口。凡此種種都是政府所當做的事。但應依另一種不同的基礎加以組織。政府人員都必須爲工業的股東，這樣他們比較容易並迅速了解國家的權益。在目前，我必須收買參議員，俾我得幹點瑣碎的事情。於是便不再有必要……」

他歎了一口氣，彈動他的腿，又說：

「只有從金山頂上，纔能得到一個正確的人生觀。」

「你對宗教的觀感如何？」至是他已說清楚了他的政治見解，我便換個題

目叩問。

「呀！」他喊，用手拍膝，有力的聳動他的眉毛。「我認爲很好！宗教爲人民所必需。我誠心誠意的相信這一層。事實上，我禮拜天上教堂去講道……的確，我是去講道的！」

「你講些什麼？」我問。

「凡是虔篤的基督教徒所能說的話我都講！」他以深信的口氣回答。「我當然是在貧寒的教區講道，窮人時常需要一兩句仁慈的話，需要一種父母對兒女的教導……我對他們說……」

一時間，他的面部有了嬰兒的表情，隨即咬緊嘴唇，他的目光移向天花板，上面彫塑有小愛神，帶着羞態遮蔽了一個肉感女人的裸像，女像有着像約克夏種母猪一樣的粉紅皮色。天花板的色彩反射入他無光彩的眼睛深處，使之爛爛發光。於是他沉靜的開口說：

「同宗基督的兄弟姊妹們！不要受狡猾的嫉妬鬼誘惑，摒棄一切世俗的東

西。生命在這個世界上是很短的：一個人做好工人只能做到四十歲，過了四十歲，他便不能再受工廠僱用。生命是不安全的。你的手做工時，稍爲作僞，機器便會折斷你的骨頭；再一中暑，你就什麼都完了。

『疾病和災厄步步纏繞着你！窮人好像一個瞎子立於高樓頂上——正如猶太的兄弟使徒雅各所說的，無論轉向那一方都要摔下來喪命。兄弟們！你們不當寶貴這塵世上的生命——這是毀壞人類心靈的魔鬼所造作的。基督所愛的孩子們，你們的國度，也像你父親的國度一樣，並不在這個世界上；是在天堂。你們若有耐心，你們安安靜靜過這塵世生活，耐心心的過，無怨無訴，他會接引你入天堂，給你永遠無終的祝福，以酬你在世界上的勞苦。這個生命不過是洗滌你們靈魂的地方，你們在世界上受苦受得越多，天堂上等候着給你的祝福越大，這是使徒猶大親自對我們說的。』

他指着天花板，思索了一會，又繼續用冷峻的，堅刻的聲音說：



『是的，親愛的兄弟姊妹們！這個生命是空虛渺小的，倘若我們不爲我們的鄰人不管是誰犧牲我們的生命。不要把你們的心投降於嫉妬鬼的權力之下！有什麼值得嫉妬的？塵世上的福祿不過是些幻想，只是魔鬼的玩物。我們大家都要死的，無論富人和窮人，帝王和礦工，銀行家和清道夫，說不定到了天國清涼的花園內，礦工會做到帝王，世上的帝王反而要拿了掃帚去掃除花徑的落葉，掃你們每天吃糖果拋下的包皮紙。兄弟們，在這個世界上，在這靈魂像嬰孩做壞事的罪惡的黑暗森林裏，有什麼想頭？寧可走上天國的愛與馴善之路，耐心忍受你的命運遭遇。愛你們的同人，即使凌辱你們的人……』

他又閉上眼睛，搖動座椅，接着說：

『莫要去聽較量貧富，在你們心中激起罪惡的嫉妬感想者的話。這輩人是魔鬼的使節，主禁止你嫉妬你的鄰人。富人也是貧的，他們貧於愛。你們要愛富人，因爲他們是主的選民！主的兄弟，教會的教皇猶大這樣說過。莫去聽宣

揚平等的福音和魔鬼的其他發明。在這個世界上：平等究竟是什麼？你們只可望在上帝面前，心靈純潔，大家平等。耐心的擔起你們的十字架，服從可以減輕你們的重負。孩子們，上帝和你們在一起，你們別無需要了！」

那老人不響了，他的嘴扯得很寬，他們金牙發出閃光，帶了勝利的神態向我望。

『你很難善用宗教，』我說一句。

『對，的確！我知道宗教的價值，』他說。『我重複一遍，宗教對於窮人是必要的！我喜歡宗教。牠說世界上的東西樣樣都是魔鬼所有。漢子啊，你若想靈魂得救，不要想，也不要碰世界上的任何東西。你死後將得享生命的快樂——天堂上的東西樣樣都是你的！當人們相信到這一層時，應付他們便容易得多了。不錯。宗教是潤滑油，我越多用以潤滑生命的機器，各部份間就會少摩擦，開機器的工作也越發容易了。……』

『他真是一個大王，』我斷定。

『你自認是一個基督徒嗎？』我向這個猶學新生後裔恭敬的問。

『我確是基督徒，』他帶着十足的信心喊。『但是，』又昂起頭，以一種自負的氣概說，『同時我也是一個美國人，因為是美國人，我又是一個嚴格的道學家。』

他的面部作演劇的表情，撮緊了嘴唇，兩耳拉得離鼻子更近。

『你究竟是什麼意思？』我放低喉嚨問。

『這是我們兩人間的私話！』他悄聲向我警告。『美國人是不可能承認基督的！』

『不可能？』我稍停一停也悄聲的問。

『決然是的，』他用悄聲確認。

『但是爲什麼？』我靜默了一下問。

「他是由婚配而生的！」那老人向我霎了一眼，他這一瞥在房間周圍打了一個轉。

「你懂得嗎？一個人由婚配而生的連美國的官都不能做，何況做上帝的信徒。他在上流社會內什麼地方都不接納他，沒有一個女子肯和他結婚。哦，我們是很嚴格的。倘若我們承認基督，我們便得也承認所有的私生子為受尊敬的人……即使他們是黑奴和白種女人所生的，試想一想這是多麼可怕、呢？」

的確想必似乎很可怕，因為那老人的眼色變綠，圓得和鳥眼一樣。用力收起下唇，他將其箍緊了牙齒。他顯然相信他這鬼臉使他的面容變得莊重嚴峻。

「你坦然拒絕承認黑奴是人類？」我問，受到民主國家的道德所壓迫。

「你真是一個天真爛漫的人物！」他帶着憐憫的神氣喊出來。「爲什麼，他們皮膚黧黑！他們身上有氣味！我們一發現他娶了白種女人爲妻，便要對他立施私刑。我們用繩拴了他的頸項，把他吊在最近的樹上……絕不浪費時間！」

我們是嚴格的，逢到要講道德的時候……」

他這時給我一種靈感，起了一種對殭尸不得不有的尊敬。但是我已担了一份職務，決心幹到底。我繼續提出種種問題，急急加速這使人難受的真理，自由、理性及一切高貴精美，一切我深信的事物的過程。

「你對社會主義者抱什麼態度？」

「他們真正是魔鬼的僕人！」他手拍膝蓋很快的回答。社會主義者是生命機器中的沙礫，透入一切事物之內，使機件不能圓滑運用。有了好政府，即不致有社會主義者。可是他們產生在美國。這就是說華盛頓的人物不甚了解他們的任務。他們應該褫奪社會主義者的公民權利。這就會顯得出手段。我說政府應該與生活發生更密切的關連。倘若政府大員全係富豪，便能如此。這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你是一個始終一貫的人！」我說。

「哎，不錯！」他贊成的點頭同意，孩子氣的表情已從面上消失，面頰上露出更深的皺紋。

我想向他問幾個關於藝術上的問題。

「你對於……我剛開口，但是他翹起手指先說：

「頭腦中無神，肚皮裏無政府，這便是社會主義者的爲人。他的心靈由魔鬼配備了瘋狂與憤怒的翼羽。……爲與社會主義者作戰，我們必須多有些宗教，多有些兵士，宗教所以對付無神主義，兵士所以對付無政府主義。先以教堂的說教來充實社會主義者的頭腦。若這治不好他，便令兵士用鉛彈來射入他的肚皮！」

他點頭表示有信念，並堅決的說：

「魔鬼的力量是多麼大啊！」

「對得很！」我立即同意。

這是我頭一次得有機會觀察到黃色魔鬼——黃色——大力量的躍躍欲試的姿態。那老人乾焦，僵硬，而帶風濕的骨頭，他那瘦弱，憔悴，僅包了一層皮的身體，那一堆衰朽的垃圾，竟由撒謊與精神腐化的黃色天父的冷峻殘酷意志附身而靈活起來。那老人雙目炯炯，有如兩枚新鑄的錢幣，他似乎變得老當愈壯，乾且愈癯了。他形類斷養下役，比前更加神似，但是這時我已知道了誰是他的主子。

『你對於藝術有何感想？』我問。

他楞了我一眼，舉手拭面，拂去盛怒的表情。他的臉上重又現出一個孩兒面。

『你說什麼？』他問。

『你對藝術作何感想？』

『哦！』他沉靜的回答。『我並不想，我只買進……』

『我曉得。但是也許你有你自己對藝術的見解，你何所望於藝術？』

『哦！當然，我知道我想從藝術上得到些什麼……藝術必須賞心悅目，這是我所要的。牠必須引我發笑。我的生意上是沒有什麼可以發笑的。腦筋有時需要一點鎮靜劑……有時身體需要一點刺激。牆壁或天花板上的美術裝飾應能開胃……廣告應繪得最精緻，色彩用得最鮮豔。廣告須能老遠的從一哩外引誘你立即走到牠的目的所在。於是牠便收到爲其所付的代價。人像或花瓶銅製的恆比石製或瓷燒的好；當差摔碎瓷器比銅器要快些。鬥鷄和逐鼠都很有趣。我曾在倫敦見過……的確好看得很！角力也不壞，但是不應任其打到有人死傷纔收場……音樂應該具愛國性。進行曲總是好的，但以美國的進行曲最佳。美國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國家；這就是何以美國音樂是世界上最最好的。優秀的民族常是好的。美國人乃是世界上最優秀民族，他們最有錢。沒有一個民族像我們這樣有錢。這就是何以全世界不久都要來親就我們……』



我一面聽着這個病孩沾沾自喜的談論，一面想到塔斯曼尼亞的野人，反而心懷感激。據說他們也是吃人的，但是他們的唯美意識却已相當發達。

『你上戲院觀劇嗎？』我問這黃色魔鬼的老奴，以便打斷他誇他以他的生命毒害了的國家。

『觀劇？我去的！我知道，那也是藝術！』他以有自信的神氣說。

『劇院裏你歡喜些什麼？』

『當有許多年輕女賓穿了低領衣服，你能從上面墜下去的時候，煞是好看！』他想了會纔回答。

『但是什麼戲是你最歡喜的？』我問，漸覺狠狠起來。

『嘿！』他大聲喊，嘴角扯近耳朵。『女戲子：當然，也和所有的人一樣。女戲子若是年輕貌美，總是紅角。但是很難立刻說得出誰是真的年輕。她們擺出一個整齊的陣容。我懂得，那是她們的職業。是有時你以為……呀，好

一個美女！隨後你纔得知她已年逾半百，已經有過兩百個以上的愛人。這當然  
是不愉快的。馬戲班的女郎比女戲子要好些。她們差不多全都比較年輕。比較  
豐滿。……』

他對此道顯見得是一個權威者。甚至我已經是老游子，當我盛年時曾無所  
不爲，也得向他拜師傅。

『你歡喜詩歌嗎？』我問。

『詩歌？』他作回聲，低首望他的鞋子，面帶慚色。他想了一會，抬起頭  
來，立即露出滿口牙齒，繼續說：『詩嗎？呃，歡喜的！我是歡喜詩的。生命  
一定很快樂。倘若人人登廣告用詩句來開頭。』

『你最贊成那一個詩人？』我連忙提出下一問題。

那老人一陣忙亂的望望我，慢慢的題：

『你說什麼？』

我把我的問題重複一遍。

「唔……你真是一個有風趣的人！」他說，疑信參半的搖搖頭。

「我爲什麼要歡喜任何詩人？爲什麼獨有某一詩人值得歡喜？」

「對不起！」我說，揩去我前額的汗。「我的意思是，你最歡喜的是什麼書，這是說，在你的支票簿以外的書。……」

「啊！這便大不相同了！」他贊同我的話。「我最歡喜的兩本書是聖經和賬簿。他們同樣使心思興奮。你一捧起來，便立即覺得他們具有給你所需要的  
一切的力量。」（按 book 解作書，亦解作賬簿。）

「他是在拿我開玩笑！」我想，對正着望他的面孔。不。他的眼睛排去我對這嬰兒誠意的一切懷疑。他坐在椅上，像壳內的一枚乾果核，顯然他是十足相信他自己的話是實在的。

「是的！」他接下去說，一面察着他的指甲。「兩者都是極好的書！一本

是先知所寫，我自己創造了另一本。我那本書中不多幾個字，全載的數目。這些數目指示出一個人所能有的造就，只要他肯誠實殷勤的工作。政府在我死後會要發表我的書，讓人們知道應該怎樣做法以升高到優崇的地位。」

他以勝利者凱旋的神氣左右揮手。

我覺得是當結束訪問的時候了。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受得了踐踏。

『也許你高興發表點關於科學的意見？』我沉靜的問。

『科學？』他豎起一指，眼睛向上望天花板。隨即敢出他的掛錶，看了鐘點，扳開錶蓋，錶練繞在手指上，在空中揮動他的錶。隨後他舒了一口氣，開口說：

『科學……是的，我知道，書籍！如果說美國好，便是有用的書。但是在書中很少尋出真理。這些……詩人，作書的人，賺錢很少，我相信。在一個大家忙於做生意的國家內，是無人有時間讀書的……不錯，詩人因他們的著作

無人買而憤怒。政府應該給著書的人好待遇。一個肚皮吃飽的人常時是心平氣和的。倘若關於美國的書是有必要的話：便應僱請詩人，著美國所需要的一切書籍……如是而已。」

『你對科學的定義未免狹窄，』我說上一句。

他閉上眼睛 瞑然思索。隨又張開來，有自信心的繼續說：

『哦，不錯，教員，哲學家……那也是科學。教授，助產師，牙醫師，我知道。律師 醫生，工程師。都好，他們是有必要的。好科學……不應該教壞事情……但是我女兒的教師有一次告訴我沒有什麼社會科學……那是我了解的。我相信這是有害的。好科學不能由社會主義者創造出來。社會主義者不該與科學發生關係。愛迪生，他創造有用或悅人的科學。留聲機，電影。但是許多科學書——那是太多了。人們不應該使他們頭腦充滿種種懷疑的書籍。世界上的事事物物都是份所應有的……絕無需要把書籍與商業混爲一說。』

我站起身。

「啊！你要走了嗎？」他問。

「是的！」我說。「但是，也許，在我要告辭的時候，你可否告訴我做富豪的滋味究竟如何？」

他開始打嚏，不作回答而彈動他的腿。也許這是他發笑的方式？

「這是一種癩，」他喊出來，在他透通氣之後。

「什麼叫做癩？」我問。

「做富豪……是種一癩！」

尋思了一會，我提出最後的一個問題：

「那麼你認為流氓浪人，鴉片煙精，百萬富豪都是一流人嗎？」  
這句話想必得罪了他。他的眼睛變成滾圓，他的臉變成碧青。

「我想你是下流種子，」他很快的回答。

『再會！』我說。

他有禮貌的送我到走廊口，站在石級頂上，俯首凝視他的鞋子。他的屋子前面有塊草地，淺草平鋪。我走在草地上，正歡然的想，我永遠不要再看見這個人，忽聽到背後有喚人聲。

『喂，喂！』

我轉過身子。他還立在廊階上呆望着我。

『你們在歐洲還有供過於求的帝王嗎？』他徐徐的問。

『你是問我對於任何帝王我們都絕不需要了吧？』我回答。

他側轉身去吐了口痰。

『我在想要僱請三五個好帝王供我自用，』他說。『你以爲如何？』

『但是要來何用？』

『會很有樂趣的，你知道。我想要他們上這裏來演奏……』

他手指屋前草坪，又用問詢的語調說：

『每天從一點鐘到一點半，呃？午餐後就涵於藝術半小時是頗會人愉快的……很好。』

他意態誠懇。我覺得出他是要用盡種種方法以滿足這個願望。

『但是你爲什麼定要帝王來幹這件事呢？』我問。

『因爲沒有別的人想得到！』是他的解釋。

『對的，不過帝王們是習慣了別人賽給他們看的呀！』我說，舉步要走。

『喂，喂！』他又呼喚了。

我又停步。他還是站在老地方，手插在褲袋裏。面上露着惘然入夢的表情。

『什麼事？』我問。

他動動嘴唇，彷彿在咀嚼什麼，慢慢的說：



「你以為如何，要多少費用——兩個帝王每天賽拳半小時，三個月為期，  
呢？」

——一九〇六年作——

(妙 悟譯)

## 道德教士

他深夜到我這兒來，疑懼地向室內四周瞥視了一眼，以低低的聲音問：

「我可以單獨同你談半個鐘頭話嗎？」

在他的聲調裏，在他瘦弱的、稍微有些佝僂的整個體態上，都具有一種神祕的，不可告人的形式。他小心翼翼地向一張椅子上坐下去，彷彿惟恐椅子會承不起他骨頭的重量似的。

「你可以把百頁窗放下來嗎？」他輕聲問。

「當然可以，」我說了，就趕去照說了的做。

他感激地點了點頭，向窗子睜了睜眼睛，就用更輕的聲音說：

「他們是沒有一刻不跟着的。」

「誰？」

「怎麼，新聞記者啊。」

我向他細細看了一眼。衣裳穿得很過得去，其實還可以說很漂亮，可是他給人的印象是一個窮人。他禿頂的、峻稜的頭顱發着柔和而不刺眼的光。一副剃得光光的、瘦瘠的面孔；灰色的眼睛，露着抱歉的微笑，爲輕淡的睫毛所半掩着。在他抬起睫毛而向我的面孔凝望着的時候，我有一種面對着模糊的、不很深沉的空漠的感覺。他坐在那里，兩腳縮在椅子下面，右手擱在膝頭上，左手呢，握緊了硬邊的氈帽，向地板下垂着。他修長的手指稍微有些顫動，而他緊閉着的嘴唇兩角垂得很下，是一種這個人很爲他的服裝化上了一些錢的形式。

「讓我來介紹我自己。」他歎息了一聲，向窗子閃瞥了一眼，開口說：

「我是一個職業的犯罪者，可以這樣說……」

我裝做沒有聽清，便實事求是地問：

「對不起？」

「我是一個職業的犯罪者。」他逐字重說了一遍，並接着說：「我的專長是觸犯公衆道德……」

在所說的這一句話的聲調裏就祇有謙遜的意味；我從他的說話裏，或者面孔上，都抓不到一絲悔悟的跡象。

「你……你不是想要喝水嗎，是不是？」我提議。

「不要，謝謝你。」他推辭，他把他含着抱歉的微笑着的眼睛凝注着我。

「你並不十分了解我，我以爲？」

「爲什麼不？」我反問。在歐洲新聞記者可接受的態度之下，裝出一種得意的樣子來掩飾我的無知。可是他似乎並不相信我。他在空中揮動着他的氈帽，並適度地微笑着，一邊講下去。

「讓我來告訴你一些關於我職業的事情吧，使得你可以知道我是誰。……」至此他歎息了一聲，低倒了頭。我又驚異於從他的歎息裏祇聽到疲憊的意味。

「你記得，」他開始說，輕輕地揮動着氈帽，「在報紙上有一則關於一個男子的記載……就是，關於一個醉漢的？在戲院裏的吵鬧？」

「在前排的那位先生，他正當最凄切的一幕站了起來，戴上了帽子，就大聲叫喊起車子來？」我問。

「是的，」他認可，並懇切地接着說：「那就是我。那則『丈夫出賣妻子。』在街上以不堪入耳的提議來纏擾一位太太的男子——那也就是我。……總之，他們一星期至少寫到我一次，而且往往是在關於證明公眾道德怎樣腐敗的事件上。……」

他沉靜地，很清楚地，講到這一切，可是一些誇耀的意味都沒有。我對於

他徹頭徹尾地弄不明白，可是並不願意讓他看出這一點。像所有的作家一樣，我總是表示懂得人生與人像我的手掌一般。

「姆，」我說，想要發音得像一個哲學家。「你就樂於以那樣的方式來消磨你的時間嗎？」

「不錯，在我年紀輕一些的時期，這一向使我覺得樂趣，我承認，」他回答。「可是現在是四十五歲了，結了婚了，有兩個女孩子了。……所以對於每星期總有兩三次在報紙上被認為是傷風敗俗的根源，覺得很不舒服。而且新聞記者隨時跟着你看你把你工作做得準確而且審慎。……」

我以咳嗽來遮掩我的手足無措。然後憐憫地問：

「這在你是一種毛病，是不是？」

他搖搖頭否認，用他的帽子扇扇他自己，並回答說：

「不，這是我的職業。我告訴過你，我的專長是在街道上和公共地方造成

一些小混亂。……我們局裏的別人處理更大而且責任更重的職務——如污辱宗教情緒，誘姦婦女和少女，偷盜——雖然並不超過一千塊錢……」他歎息了一聲；四周望了望，並接着說：「以及其它觸犯道德的事情。……我就只造成一些小混亂。……」

他講話的樣子像一個商人在講到他的商品。這開始使我覺得煩擾起來了，我就諷刺地問：

「這並不使你滿意嗎？」

「並不，」他簡單地回答。

他的這種簡單是在消除疑慮；而激起了我深切的好奇心。停了一忽兒，我問：

「你進過監獄嗎？」

「三次。然而平常我總是設法保持在罰款的限度以內。罰款自然是由局裏支付的，」他說明。

「局？」我機械地反應。

「哦，是的。你會同意罰款是無法由我自己來支付的，」他微微笑了一笑說。「每星期五十塊錢對於一個四口之家是很少的。……」

「這個讓我來想想看，」我說，站了起來。

「當然，」他同意。

我開始在房間裏在他的前面走來走去，在極力回憶過去種種不同的事件。

我很想診斷他的疾病，可是我辦不到。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它並不是誇大狂。他望着我，在他瘦削的、憔悴的面孔上顯露着有禮貌的微笑，而耐心地等待着。

「原來是有一個局的？」我問，走過來站停在他的對面。

「是的，」他說

「它還雇着許多的人？」



「在本城，有一百二十五個男子和七十五個女子。：」

「在本城？那末……在其它的城市裏也是有局的？」

「怎麼、自然，全國各處都有，」他說、在照顧地微笑着。

我爲我自己覺得抱歉起來了。

「可是……它們怎麼……」我遲疑地問「它們幹些什麼呢，這些局？」

「觸犯道德律，」他謙恭地回答。從他的椅子站了起來，搬到了靠手椅中去，舒展地坐好了。在開始以一種不掩飾的好奇心仔細觀察我的面色。他顯然以爲我是一個野蠻人，一些也不必再用什麼心力於他最好的行爲上了。「渾蛋！」我想。「切不要以爲我對於這事什麼都不知道。……」我就搓了搓手，爽朗地說：

「怎麼，那有意思！最有意思！……就只……它們是爲什麼呢？」

「什麼？」他微笑着。

「這些局是爲觸犯道德律嗎？」

他出聲笑了出來，是大人對於孩子的愚蠢的和善的笑。我望着他，發覺我自己正在想到 確實之至的，無知是人生中一切討厭的事物的根源。

「你想怎麼，一個人需要活，是不是？」他詰問。

「不錯，自然。」

「活了好使得他享受生活？」

「確實是的！」

他站了起來，走到我邊頭，拍了拍我的肩膀。

「不破壞道德律你就怎麼能夠有好日子過呢，嗨？」

他退了回去，向我睜了眯眼睛，又攤手攤腳地坐下在靠手椅中，像在一只大碟子中的一尾炸魚，取出了一支雪茄，而並不請求我的許可地燃旺了它。然

後他繼續說

「誰願意把楊梅同石炭酸一起吃呢？」

他便把燃着的火柴丟棄在地板上。

情形往往是這樣的：——等到一個人一領悟他對於另一個人有一種優勢，他就馬上開始對他像一頭豬一樣行動了。

「我在了解你這一點有些困難，」我供認，凝望着他的面孔。

他笑了笑說：

「我對於你的才能有一個更高的估計。……」

對於他的態度逐漸減少注意，他把雪茄烟灰彈在地板上，半閉着他的眼睛，從他的睫毛裏望着烟圈，以一種在本問題上的權威的姿態，告訴我說：

「你關於道德知道得並不多，這就是爲什麼……」

「我也嘗偶爾違背它的，」我謙卑地抗議。

他把雪茄從嘴裏取了出來，注視在它的一端上，並哲學意味地批判着說：

「你的頭在牆壁上撞，並不就算你已研究過牆壁。」

「是的，這一點我同你同意。可是我對於道德似乎一向就有些反躍性的，像一枚橡皮球從牆壁上彈回來的樣子。……」

「這是教育的過錯，」他警闕地斷言。

「十分可能，」我同意。「我所看見過的最不可救藥的道德家是我的祖父。他認識通向天堂的所有道路，而一直在驅使他所遇見的每一個人都循着這些道路走。真理祇有向他一個人啓示，而他又是最孜孜不倦於把它硬灌進他家裏人的頭腦裏去的，用了他隨手所取得的東西。他貼切知道上帝要人做些什麼，甚至於教導貓和狗怎樣行動，使得好獲致永久的幸福。還是一樣，他是貪心的，怨恨的，是一個不知羞恥的說謊者和重利盤剝者，而且憑了懦夫的殘酷——一切以及每一個道德家所必具的屬性——會想盡方法地，隨心所欲地欺凌他的家族。……我想要感化那個老傢伙，想使得他變成溫順一些，有一次我

把他擲到了窗子外面去；還有一天，我用一面鏡子把他打了。窗子和鏡子都變得粉碎，可是這對於那老人並無一絲一毫的改進。他生，死，都是一個道德家。我自從那時起就對於道德一直有一種嫌惡了。……也許你會告訴我一些東西使我同它和解？」我提說。

他抽出了他的表，向它望了一望，說：

「我並沒有時間來給你講演。……雖然，現在我既然來了，我講講也。一件事情你開了頭，你就非把它結束不可，說不定你會可以爲我做一些事情的。……我要講得簡單些。……」

他又半閉着他的眼睛，並使人心動地講下去：

「你非有道德不可——必得記住這個！爲什麼你非有它不可呢？因爲它保護你的家，你的權利和你的財產——換一句話說，它保護『你的鄉鄰』的利益，『鄉鄰』——那永遠是你，並不是其他任何人，明白嗎？要是你有一個好

看的妻子，你就講給你四周圍的每一個人聽：『你不可垂涎你鄉鄰的妻子。』要是有一個人有了錢，牛，奴隸，驢子，他自己又並不是一個白癡——他就會是一個道德家。道德可以使你達到目的，要是你已經得到了你所需要的一切，而且想要爲你自己把它保全好的話：它並不可以使你達到目的，要是你已經有了的，除了你頭上的頭髮以外，什麼都拿不出來的話。」

他抓了抓他的禿頂，又講下去：

「道德是你利益的保護人，你想要把它放進你四周圍人們的靈魂中去。在街道上，你配置着警察和偵探，而在一個人的身體裏面，你塞進一條條的理論，使它們在他的腦子裏生了根，而把他心裏反對你的一切觀念，對於你的權利有危險性的一切欲望，都粉碎，窒息，毀滅。道德在經濟的矛盾最顯著的地方，總是最嚴厲的。我有的錢越多，我就是一個越嚴厲的道德家。這就是所以在美國，在那裏有那麼許多有錢人的，他們宣稱有一種一百匹馬力的道德的原

由了。懂得我的意思嗎？」

「是的，」我說。「可是局是從那裏來的呢？」

「等一等！」他反駁。嚴肅地舉起了他的手。「所以道德的目的是要使每一個人都切記他們決不可同你衝突。現在要是你已經有了許許多多的錢，你就會有許許多多的欲望；也有充分的機會來使它們滿足——對嗎？可是你大半的欲望不侵犯道德的要則，是無法滿足的……所以該怎麼辦呢？你決不能把同你自己也不協調的東西向別人去宣傳：你不能說得圓轉自如，那末別人也就不會相信你了。他們到底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是傻子。……比如，你坐在一家餐室裏喝香檳，而同一個很好看的女子接吻，雖然她並不是你的妻子。……依照你爲一般公衆所負責任的標準看來，那是不道德的。可是爲你自己呢，這一類的消遣又是不可或缺的：這是你的一種作樂習慣，你從它可得到很多很多的樂趣。於是你就面對着這個問題，就是要怎樣才可把不可尋歡作樂的宣傳，同你

自己又無法放棄它們的實際情形調和起來。再舉一個例子：你告訴每一個人說，『你不可偷盜。』因為你決不願意，是不是，有什麼人會來把你的財產偷盜了去。可是在同時，雖然你有錢，你覺得總有一種想要稍微偷盜一些的不過制的衝動，於是你又很嚴格地主張要實行道德律了。『你不可殺人。』因為你寶貴你的生命，它是一種歡樂的，可享受的物件。一天你煤礦裏的工人要求更高的工資。你把軍隊叫了出來——你沒有辦法——接着，砰！——幾打的工人就被打死了。或者你沒有市場來推銷你的貨品，你把這一個事實向你的政府指出來，並說服它爲你新開一個市場，政府就盡本分地派一小隊軍隊到亞細亞或者阿非利加的那一處地方去，而在射死了幾百或者幾千個土人以後，就把你的願望實現着了。……這一切同你所宣傳的兄弟之愛，節慾與純潔並不十分協調。可是射死工人或者土人，你可用爲要保全國家的利益來自解，而國家的存在就依憑於別人向你利益的低頭。國家，就是你——要是你是一個有財產的



人、自然。在小事情上，如放縱、偷盜等等，你處理起來要困難得多。大體說來，有錢人所處的地位是悲慘的。人人都應愛他，不許在他的財產上打主意或者干涉他的習慣，以及對於他妻子，他姊妹，他女兒的貞潔要表示適當的敬意，這一切在他都是絕對少不得的。在另一方面，他自己對於愛別人，不許偷盜，尊重女子的貞潔，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却就一些也不必顧到——實在，正好是背道而行！那一切只會妨礙他的活動，顯然還會侵犯他的成功。照例，他一生一世除了偷盜以外，就什麼東西都沒有了；他搶劫千千萬萬人，整個國家——那對於擴展資本很關重要，這就是說，爲了國家的進步——明白嗎？他成打地誘姦女子——這對於一個有閑暇的男子是一種很有樂趣的消遣。他愛的又是誰呢？在他看來，所有的人分成兩類——一類是他所劫掠的，還有一類是幫同他完成做這一件事情的。」

對於這題目知識的豐富感覺到喜悅，我的演講者微笑着，而把雪茄煙頭丟

進了牆角落裏，繼續講下去。

「所以，道德對於有錢人是有好處，而對於大多數人是有壞處的，可是在同時，它對於他是多餘，而對於其他每一個人却是無法不要的。就因為如此，道德家設法把道德的學理種進一般人的腦子裏去，可是他們自己總是把它們裝飾身體的外面，像領帶或者手套一樣。其次的問題是怎樣說服人，叫他們必得依順道德律？誰也不希罕在盜賊之間去做一個誠實人，可是要是你不能够說服他們——催眠他們！那總做得到的。……」

他着重地點了點頭，並向我睜了睜眼睛，重複說：

「你不能够說服他們，那末催眠他們！」

於是他把他的手放在我的膝頭上，睜視着我的面孔，放低了聲音，說下去：

「還有就要請你與我之間的事情了，同意嗎？」

我點了點頭。

「我所在工作的局就是催眠公衆的意見。它是美國最別出心裁的組織之一。我要你知道！」他驕傲地補充着。

我又點了點頭。

「你知道，」他說，「我們國家只有怎樣弄錢的這一個念頭。在這里每個人都想要富足，人與人之間無非都在相互利用想從對方擠出一兩顆金子來。整個人生就是一條從人的肉與血裏榨取金子的路程。這個國家的人民——我聽說其它各處地方也都一樣——只是鑛苗而已，從它把黃色的金屬提煉出來；進步是羣衆的體力的集中，就是說，人的肉、骨頭，以及神經，結晶成爲金子。人生是給很簡單地安排着的。……」

「那個是你自己的見解嗎？」我問

「那個？怎麼，自然不是的。」他驕傲地說，「它祇是什麼人的幻想而

已。……我不記得它怎樣攪進了我的頭腦裏來。……我祇是和大家談話時候用用……那些不十分正常的人。……不錯，講下去。這里的人沒有時間來做許多的壞事情——他們並沒有空閑來攪這些。幾小時的吃力工作已弄得一個人筋疲力盡，使得他在空暇的時候也不再有力氣或者欲望來做犯罪的事情了。大家沒有時間去思想，他們沒有精神來對於任何東西有欲望，他們只活在他們的工作中，也只爲了工作才活着，就這樣使得他們生活的道德很高尚。就只偶而來一次，在某一個假期，幾個人聚集了會絞死一兩個黑人；可是那麼辦，並不同道德抵觸，因爲黑人並不是白人，而且像這樣的黑人到處有許多許多呢。每一個人多少做得都還規矩，而且在這種生活枯萎的沉悶環境中，又在嚴格奉行清教徒舊道德的，祇要稍微觸犯道德律，就像一陣煤烟那樣突顯出來了，這是一件好事情，可是也是一件壞事情。上層社會階級可把下層階級的行爲引爲驕傲，可是在同時，這一類的行爲是妨礙有錢人的生活方式的。他們有錢——那就是意

思說，他們有權利過他們所喜歡過的生活，一些也不把道德放在心上。有了錢的會貪得，飽暖的會淫，空閑的會放蕩，肥沃之土多莠草，這是一定的道理。那末應該怎麼辦呢？屏棄道德嗎？那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會是愚蠢的。要是爲你的利益計，必需要人家道德，那末你就設法不要在別人眼前做壞事情。……就只如此。其中並沒有特別新鮮東西。……」

他旋過頭去瞥了一眼，並把他的聲音放得更低了一些。

「所以，紐約有幾個社交界人士想出了一個了不起的好主意。他們決定了在這個國家內組織一個祕密團體，目的在公然觸犯道德律。由捐款積聚到一筆相當巨大的資金，僱眠公衆意見的局就這樣在幾個不同的城市裏開創了——當然是掩飾之下的。他們雇用了各種像做人一般的人，就交給他們去做侵犯道德的事務。每一個局都以一個可靠而有經驗的人爲主任，他管理社務，並分配工作。……照例，他總是報紙的編輯。……」

「我不明白局的目的！」我不樂意地說。

「這是十分簡單的！」他回答。突然，他的面孔上顯出了一種不安的形勢，像神到有什麼事情要發生的樣子。他站了起來把他的手放在背後，開始慢慢地，在房間裏走來走去。

「十分簡單，」他重複說。「我已經告訴過你，下層社會不大做犯罪的事——他們沒有時間。在另一方面，要犯道德上的罪很重要！——究竟你總不能對它什麼事情都不做。對於道德非有一種永久的吵鬧不可，把公眾的耳朵都震聾，好讓它忽略了真相。要是你把許多許多的小木片丟進河裏去，有一支大木材在它們中間流過也不會引人注意了。或者要是你從你隣居的口袋裏扒取了一只錢夾，可是馬上把別人的注意力引到一個偷竊了，把硬殼菓的頑童身上去，也許就可把你的不愉快事件消除了。祇要喊『捉賊！』越喊得響越好。我們局裏所做的就是創造許多小紛擾，用來掩蔽觸犯道德的大事件。」

他歎息了一聲，站停在房間的中央，幾分鐘一句話都沒有說。

「比如，市面上得到一個謠傳說某一個著名而受人尊敬的市民毆打他的妻子。局裏立刻就派我和別的幾個工作人員去打我們的妻子。我們就不輕不重地把她們打上一頓，關於這一切妻子們自然也都明白的，她們就盡力大聲叫喊。所有的報紙都把這則新聞登了出來，就由它們所造成的轟動，把某著名市民虐待妻子的流言打消了。在有確切事實的時候，你爲什麼還要在謠傳上多費腦筋呢？或者說不定又在講到參議員受賄的事情了。局裏立刻佈置了幾樁警局長官受賄的事件，而把他們的腐敗在公衆的前面曝露。流言又爲事實所湮沒了。高級社會有人侮辱了一個女子。馬上，就佈置着在餐館裏，在街道上，有好幾個女子都會受到侮辱。看到了。連串完全同樣的侮辱案，社交界紳士的事件就此不見了。總是用這樣的方式，對於每一件事情。有了一樁大盜案，就會有許多的小盜案來堆在它的上面，而所有大罪案都爲小案件所遮掩過去了。這就是局

做的事情。」

他走到窗前，謹慎地向街上窺視了一眼，又坐了下來，用同樣的低聲調講下去：

「這個局保護美國的高級社會逃掉人民的評判；而在同時，關於破壞道德的消息永久在吵擾，人民的腦子裏充滿了瑣碎的社會新聞，把有錢人的罪惡就隱瞞過去。人民是在一種持久的催眠狀態中；他們沒有時間來自己想想，只是聽取報紙所告訴他們的。報紙是屬於財主人的，局就是他們所贊助的。……領悟這要點嗎？這是一個很聰敏的念頭。……」

他停止了在沉思，頭沉得很低。

「謝謝你，」我說：「你告訴了我許多有趣的事情。」

他抬起了頭，向我憂悶地望着。

「是——的，這是有趣的，自然，」他慢吞吞地回應着說。「可是它在開始



使我厭倦了。我是一個有家室的人，三年前我自己造了一幢房子……我願意稍微休息一下了，實在吃力，我的這種職業。要保持尊重道德律並不是一件容易事情，相信我。哪：酒對於我很壞，可是我非喝醉不可；我愛我的妻子，喜歡過清靜的家庭生活！我却非在餐館裏跑來跑去，尋尋相罵不可……而且永遠我看自己在報紙上登出來。……用的假名字，自然，可是還是……總有一天我的真名字會登出來，到那時就……到那……我就不得不離開這個城市了……我需要忠告。……我是來請問你關於某些事情的意見的……一件很令人迷惑的事情！」

「講出來吧！」我告訴他。

「你看，」他開始說，「是這樣的事情。在南方的幾洲，高級社會人士近來喜歡把黑人弄來做情婦；同時弄兩三個。人民已在開始談論着了，妻子們不高興。有幾張報紙已抄到過女子來曝露她們丈夫的信。也許會造成一件大

離史的。局裏已立刻着手製造「假貨」，我們原這樣稱呼它們的。十三個工作人員，我是其中的一個，要爲他們自己弄黑人情婦。在同一個時候弄上兩個或者三個。……」

他神經質地跳了起來，並把他的手插進了他胸前的口袋裏，宣說：

「我不能够這麼辦！我愛我的妻子……她也不肯讓我這麼辦的，無論如何！甚至到一個！」

「你爲什麼不拒絕呢？」我提議。

他向我顯出了一種可憐的面色。

「誰再會每星期付給我五十塊錢呢？而且事情辦得好還有外賞？不，不，你只能把這一類的忠告留給你自己用。……一個美國人是不肯把錢拒絕的，即使在他已經死了的後一天，再想想其它的辦法吧。」

「我覺得不容易，」我說。

「容易？你爲什麼要覺得容易？你們歐洲人在道德方面是很鬆弛的。……你們的道德罪惡是很著名的。」

他說得確切相信這是事實。

「聽好。」說下去，向我俯過來，「你也許有幾個歐洲朋友？我確得定你是—定有的！」

「你要他們作什麼用呢？」我問。

「我要他們作什麼用嗎？」他踏後了一步，裝模作樣了一下。「我告訴你，要弄黑人姑娘我就實在無法再把這個職務幹下去。你自己下一個斷語看：我的妻子不會肯答應。我又愛她。不，我絕對不能夠。……」

他用力搖了搖頭，把手撫上了他的禿頂，取悅地繼續說：

「說不定你能夠推荐那一個歐洲人來做這一件職司？他們並不確認道德，所以這對他們並沒有關係。那一個可憐的居留民，啊？我要付給他十塊錢一個

星期——這樣很公平，是不是？我自己來陪同黑女人跑來跑去……實在說，什麼事情都由我自己來做——他只要負責孩子問題就是了。……這件事情非在今天夜裏就解決不可。……你想想看，在南方像這樣的事情，要是不及時把它撲滅，日後會造成怎樣的一種醜史！要是使道德勝利的話，我們就沒有時間可浪費了。……」

……在他已經衝出了房間以後，我走到了窗子邊頭，舉起了我在他頭蓋上擦傷的手，放到窗櫺玻璃上去涼涼。

他站在下面，在向我揮手示意。

「你要什麼？」我把窗子打開了問。

「我把我的帽子忘記了，」他謙恭地說。

我從地板上把那頂硬邊氈帽拾了起來，就把它丟到了街上去。而在我關上窗子的時候，我聽見他作着這個生意經提議：

「要是我肯出十五塊錢一個星期呢？這並不是假鈔票啊！」

——一九〇六年作——

（魏 殷譯）

## 無聊疆土

夜色降落下來的時候，一座燈火的麗城在海面上聳天陡立起來。千萬朵輝煌的火花照耀在夜空中，沿着背後黑暗的天色顯現出瑰麗的五彩晶瑩的城堡，宮殿，和廟宇的端壯的樓閣。一個黃金的蛛網在半空顫動，編結成一個透明的火的圖案，靜靜懸着，洋洋自得於牠反映在水面上的影子的美。這一個火網是媚人的，不可思議的，牠燃燒，卻不吞噬；而最說不出話不出地美麗的，那是牠的壯麗而幾乎分辨不清的閃爍，它使這個城市在赤條條的天水之間產生了一種幻異的景象。上面跳躍着一團火紅的光，下面水裏反映着牠的輪廓，又把這些倒影融和在像是溶化了的黃金般的奇幻的浪花之中。……

這些燈火的形象使人發生種種遐想：有人以爲在那邊宮殿的廳堂裏，火一般的狂歡的光亮之中，必有我們所從沒有聽見過的柔和而矜持的樂調在演奏着。在那和諧悅耳的音樂的波浪上面，人間崇高的思想一定又會像插翅的星星一般誕生下來。到達昇化的時分，各個思想又彼此接觸，瞬息間相互熱烈擁抱，迸發出新的火焰，新的思想。

有人以爲在那天鵝絨般的黑暗當中有一隻大搖籃，神奇地用金線、花、和星所編成，在海洋的波動的胸懷裏安閑地搖曳着，——而在這搖籃裏面，太陽安息着等待天明。

太陽使人更接近人世的事象。光天白日之下一看，這座媚人的燈火的城市，便除了一羣脆薄的白色建築之外，什麼也沒有了。

海洋的呼吸的藍色的霧氣和城市重濁灰暗的煙塵混在一起：纖巧的白色建

築蒙着一層透明的幕，宛如海市蜃樓，誘惑地抖盪着，招着手，許給你歡娛與

慰安。

那兒，青襯着煙塵的雲霧，城市的一幢幢長方形的大樓蹲伏着；這個城市使空氣裏不斷地充滿着滿足不了的飢渴貪慾的呼號，這個使空氣和靈魂發抖的粗厲的聲音，這持續着的鋼絲的嘶叫，這生命力給黃金的壓力碾得粉碎之後所發出的倦怠的呻吟，這『黃色魔鬼的』冷酷弄人的哨子——是這個聲音，把人驅離了這一塊被這腐臭的城市壓碎糟污了的土地。同時也因為這個緣故，人們都趕到這海岸上去，那兒這些漂亮的白色大廈聳立着，許着和平和安定。

這些房屋都緊緊蜷縮在一條狹長的沙岬上，沙岬像一柄尖刀般深深地直刺在黑色的海裏，沙在太陽裏熱烈地閃光，透明的建築物看去像黃色絲絨上面白絲線的刺繡，彷彿天上有什麼神靈下臨沙岬，縱身跳進了水裏去，任他富麗的衣裳飄浮在海洋的胸膛上。





燦着，向他招着手。這個人立刻就呆住了，他的心神給這一片亮極的光一掃而空，所有的思想也全給趕出了他的腦子，他祇變成了人羣中的渺小的一份。他們的心打着轉，他們在燦爛的燈光之下漫無目標地彷徨着。一片半透明的白色的霧滲透了他們的頭腦，一種急切要混入在這裏面的心念給這些人們的靈魂披上了一襲黏着的壽衣。這一羣人，給光亮昏眩了眼目，就像一條黑色的江流，傾瀉入這四週給黑夜重重圍困住了的靜止的光海裏去。

一盞盞小燈給什麼東西都蒙上一層乾燥冷淡的光；竿頭牆上，窗櫺簷角，無不有燈，發電站的高煙囪上，更是成穿並列的燈，所有的屋頂上也全燃着燈光，牠們以沒有生命的光芒的尖針刺戮人們的眼睛——人們雲着眼，愚蠢地微笑着，拖着自己的身軀，像一條什麼纏結不清的鐵鏈中的一個滯重的環子般地，在地面緩緩地移動。

在這樣個給驚懼打擊得粉碎而又索然沒有歡樂的人羣當中，一個人要發覺

自我是需要有一種強大的意志力量的。而發覺自我的就能看出這千萬盞燈火是照瀉着。片萎靡剝裸的光，牠雖然暗示着一種美的可能，實際上卻赤裸裸地顯露了週遭一切又愚笨、又陰鬱的醜惡。老遠看來像是神怪的這座奇幻的城市現在可在低賤的粗製濫造的木頭建築之間樹起了一個無聊的迷魂陣——這種建築是搭造起來哄哄孩子的，是小題大做的老冬烘的作爲，爲孩子們不守規矩，煞費心計，想就借他們的遊戲以養成他們的謙和馴良的。這許多幢白色大廈的式樣中間有一種惡劣的變異，而竟沒有一幢夠得上說是有一點美麗的氣息的。牠們都是用木頭所建造，遮蓋着脫落的白漆，似乎每一幢都患着一種相同的皮膚病。高高的塔和低矮的柱廊展列成兩條死板的直線，平淡無味地擁簇在一起。什麼都給燈火的光耀剝裸得赤條條，一無所有，到處都是燈光，所以連影子都找不到。每一幢房子站着像一個什麼落開着嘴巴在呵欠的傻子，而在一團煙雲的裏面，則是喇叭粗厲的呼號，琴的嘶叫，和人們黑暗的輪廓。人們吃

着，唱着，吸着烟。

但是人的聲音可聽不到。空氣裏充滿着弧光燈的平均的嗡嗡聲，不入調的擁擠着。懷孕的女人若無其事地載負着她們面前肚子的重量。小孩子跟着大人走來走去，不聲不響打着呵欠，睜着耀花了的眼睛四面張望着，那樣子是那麼專心誠意，教人不由得爲可憐他們而痛心，由於那觀看是拿醜惡誤當美麗營養着他們的心靈。那些男人的剃得很乾淨的面孔，看上去都異樣地相像，全呈現着頑鈍沉重的神色。他們大多帶着妻子兒女，那把自己看作是他們家庭裏的恩主，以爲不單供給了麵包，此外還供給了偉大的觀光。他們自己都喜歡這光亮，但他們卻一本正經，不肯顯露出他們的情感來，因之他們緊閉了嘴唇，擠着眼睛，並且皺着眉頭，裝出什麼東西都不能使他們有特別印象的樣子。然而在這由熟練的經驗所做到的外表的安靜背後，我們可以感覺到存在着，股燃燒着的熱望，要想賞遍這個城市所能供應的所有的歡樂。所以這些體面的人們，

帶着不屑的微笑，竭力掩飾着他們眼睛裏所流露出來的歡欣的光，爬到電機轉動的木馬和木象的背上去，揮着腿，興奮地等待着被甩過欄杆，拋上半空，又在空音樂的片斷，木質簧管的似若虔敬的嗚咽，以及花生米攤的不斷的哨聲。這一切融合成一種惱人的調子，好像發自一根無形的琴絃，又沉重，又緊張，而當一個人的聲音犯擾到這個聲聲不絕的樂音時，這人聲便宛若是受了驚嚇的耳語了。什麼都無忌憚地閃着光，暴露着本身慘淡的醜惡……

人的靈魂被一種燃燒着的願望攔住着，渴求一蓬活的，紅色，花枝招展的火焰，燃起來把人們從這使人耳聾目眩的無聊的什耍之束縛當中解放出來……

一個人自會情願放花蓬火在花花綠綠的一切上面，在狂歡中舞蹈起來，在一蓬有生命的火焰的五彩的舌頭狂熱的翻弄之下呼號，唱歌，在一個爲毀滅精神貧乏的沒有生命的浮華而舉行的盛會中盡情狂歡……

這個城市確有成千成萬的人們在牠的束縛之中。在牠全面廣大的地區上緊擠着白色的囚籠一般的屋子，而在這些屋子的廳堂裏面人們就像成羣的蒼蠅那麼中呼呼地掉落下來的非常的樂趣。這個東闖西撞的玩意完畢之後，他們重又緊緊扳起他們的面皮，走向別的遊戲的地方去……

遊戲的項目繁多：有一隻鐵塔上面徐徐地旋轉着兩張白色的長翼翅，每張翼翅的尖端上懸着許多裝着人的籠子。當一張翼翅滯重地飛向天上去的時候，這上面那些籠子裏的人的面容就變得苦痛地認真起來，並且以同樣的表情在緊張的睜圓了眼睛的靜默中俯瞰着在退落下去的地面。而另一張翼翅底下的籠子呢，那因為這時候正在小心地降落下來，所以裏面的人就笑容可掬，而且可以聽到一聲聲快活的呼叫。這聲音令人聯想到小狗的快活的吠叫，當牠給人揪着頸根拾到半空之後又放到地板上來的時候。

另一隻塔頂上飛繞着一條條船，還有第三隻塔，也打着轉，旋動着幾個金

屬的圓桶，乃至第四隻，第五隻——牠們都轉動着，燈火輝煌，用牠們冰冷的  
光芒的無聲的呼號招呼着人們。一切都在搖旋，叫囂，轟轟隆隆，使人目眩耳  
聾，而且自鳴得意地愚鈍無知，困人的騷動和光耀終於把人們的神經攪得不知  
所云。淡色的眼睛變得更淡了，彷彿頭腦子給自己的光芒四射的本頭所構成的  
妖魔鬼怪的建築吸乾了血，也正在變得更加蒼白。彷彿無聊正在自我厭憎的壓  
迫底下死去，苦楚地慢慢地轉着，把無數黑暗的平板的人形拖進了牠的悲哀的  
舞蹈之中，像風掃街頭的垃圾一般把他們掃集成沒有意志的一堆堆，隨即又吹  
散他們，祇是再一次地給掃集攏來……

娛樂也在屋內等候着人，但這些都是嚴肅的娛樂，牠們教育，這裏給人們  
看「地獄」及其嚴峻的制度，各式各樣的酷刑等候着侵犯了爲他們訂立的法律  
的神聖的男男女女……

地獄 用塗有暗紅色的紙板所搭構，整個浸過防火的藥水，發出一種重濁麝鼻的油脂氣。地獄的構造，粗率——卽使對最不苛求的遊客也會引起嫌惡的反感。牠是一個洞穴，四面雜亂地散放着許多圓石，一片陰沉的暗紅色。一塊圓石上面坐着撒但，穿着猩紅的緊身衣，牽動着枯黃的臉皮，做出各式各異的鬼臉來，又搓着手心，活像是一個人成功了一筆好生意的樣子。他坐在紙板做的圓石上無疑是極其不舒服，吱吱噹噹、搖搖幌幌，但是他對於這情形似乎漫不經心，他的注意力正集中在他的魔鬼們在他腳跟前的罪人們身上所加的慘酷懲刑罰。

這兒有一個年輕的女郎買了一頂新帽子，正瞧着鏡子裏自己的影子沾沾自喜，兩個矮小而模樣飢渴異常的魔鬼從她背後偷偷挨上去，一把抓住了她的臂膀，她大聲叫喊，可是已經來不及了！魔鬼把她投入一條平滑的長溝裏，那條溝陡峭地直通到洞穴中央的一個陷坑裏；灰色的煙霧從陷坑中噴出來，紅紙做



的火舌升起——這個女郎使手拿鏡子和帽子，沿着溝槽，直瀉而跌進了這個陷坑裏去。

一個青年喝着杯威士忌——魔鬼們立刻把他也發落到了台底下的洞窟裏去。

『地獄』裏沉氣得很，一些魔鬼矮小孱弱；他們似乎都給這工作累得精力竭，這個『地獄』的單調和顯然的沒有意思分明使他們惱怒，故而他們對於那些罪人一點不耽擱時間地儘是像木頭樣地往溝槽裏拋。瞧着他們，你不禁要叫嚷：

『夠了，這一套狗屁！朋友們，你們幹嗎不起來罷工！』

一個少女從她鄰人的口袋裏偷了幾個錢幣，徒然片刻之間就給魔鬼們解決掉了，這可使撒但非常滿意，他歡喜地揮動着腳，鼻子裏嘻嘻地發着笑聲。魔鬼們對於閑手好遊的人瞪着憤怒的眼睛，把所有在朝『地獄』裏面看的人——不問是有差司的，還是閑着好奇地在看着的——都惡意地向燃燒着陷坑的口

裏丟擲進去……

遊客對這些恐怖聲響地注視着。這一間裏暗得很。一個鬚髮的，穿着一件厚外套的，強大的青年這用陰鬱沉重的聲音發表一篇演說。

他指着舞台，向大家宣稱：如果大家不要落在這彎腿的穿緊身紅衣的撒但的手裏，他們就應該知道跟沒有娶來做老婆的少女接吻是錯誤的，否則這些少女就可能淪為娼妓；在沒有經過教堂的認可之前也不該和年輕的小夥子接吻，因為那結果也許就比會生下了小孩子來；妓女不可偷竊客人身邊袋裏的錢；一般的人都不該喝酒或其他刺激情慾的飲料；他們應該上教堂以代酒排間，那是既有益於靈魂，又是便宜……

他這一番話都用一種沒精打彩的單調的聲音說來。顯然他自己對於人家教他宣傳的這一種生活也並無信仰。

你不由得總想對這欲以感化罪人的遊藝場的老闆們這樣說：

「老馬先生們！如果你們要你們的說教對於人的靈魂發生效力——即使祇是蕘麻油的效力——你們便該先多付點工錢給你們的說教家！」

在這一段可怕的演出終結的當兒，一個漂亮得使人討厭的天使從這個洞穴一個角落裏出現了。用一根繩索牽着，他懸空着飄過整個的洞穴，嘴裏啣着一隻用金紙包的木喇叭。撒但一看見他，就從罪人們的背後像鰻魚似地直竄進了陷坑裏去，一陣劈啪之聲，紙板的圓石都滾盡在一起，魔鬼們快活地四散奔去，工作完畢，可以憩息了——幕才降落下來。觀眾站起身子，離開這廳堂而去。有幾個人竟然胆敢放聲大笑，然而大部份人都很莊重。或許他們是在想：「若然地獄是這麼可怕的話，那還是不要犯罪的好吧。」

他們擁朝前去。隔壁一間房子是給他們看「來世」這是一個大工程，也是紙糊搭成的，表現着陷坑裏衣衫襤褸的鬼魂彷徨不知所從。你只能向他們做眼色，卻決不能去碰他們——那是很明顯的。他們在沾着陰濕潮氣的很粗糲的牆

壁之間地下迷陣的灰暗陰森裏，一定是非常之悶氣。有幾個鬼魂咳嗽得厲害，有幾個默默嚼着煙草，隨地吐出黃色之涎沫，另有一個則靠在一個牆角裏，吸着一枝雪茄煙。……

你經過他們的時候，他們用沒存顏色的眼睛望着你，一方面緊緊抿着嘴唇，把他們發凍的手藏進他們異樣破爛的衣縫裏去。他們很飢餓；這些可憐的鬼魂，而且有許多分明害着風濕病。遊客靜靜注視着他們，同時吸着潮濕的空氣，以陰沉的無聊養育着自己的靈魂——這無聊熄滅思想，正如一條污穢濡濕的毯子丟到一堆無力地薰着煙的琥珀上去一般……

在另一所房子裏你可以看到『洪水』，那是盡人皆知是上天發下來懲罰人間的罪惡的……

的確，在一個城市裏所可以看到的一切都有一個共通的目標：那便是揭示人們死亡之後，他們的罪孽將怎麼受到各式各樣的懲罰，教他們在世間做人要

溫順 守法……

「汝毋！……」這是他們唯一的誠條。

因為人們當中壓倒的最大限度是勞動階級。

可是人不能不掙錢，所以在這光耀的城市的冷靜的角落裏，正如這個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這樣，淫慾嘲笑着偽善和謊言。當然，這是隱藏着的，而且這自然也是很無聊的，因為這，也是「民享」呀。這是作為一種有利企業而組織起來的，以從人們的袋裏抽取他們勞動所得的金錢，而且它雖然是滲透在黃金的慾潮之中的，但在這輝煌的無聊之淵裏卻更顯得是三倍地醜惡可憎了……

人們靠着牠生活……

……他們像一條洶湧的河川流在兩排燈光明亮的建築物之間，而這些建築物張着饑渴的大口吞噬着他們。右邊的建築物以永恆的酷刑的恐怖威脅他們，

續着：

『不要犯罪！危險、危險！』

在左邊卻有闊曠的舞廳，舞孃們在舞池裏徐徐地繞圈子，裏面迴盪的一切都慫恿着：

『犯罪罷！這是歡樂，愉快……』

給燈光的閃爍耀盲了眼睛，給抵賤而眩目的奢華打動了心，給一片騷音鬧得氣也透不過來，這成羣的人就在噬人的無聊中緩慢地儘是舞轉着，急切而盲目地，走向左——犯罪——又走向右——進入傳佈虔敬的屋子裏去。

這一股彷徨之流須這些人衆同樣的茫然若失，同樣地給道德販子和罪惡販子做了好生意。

生活就是安排好教你工作六天，在第七天上犯罪——付你犯罪的代價——於是懺悔——又付你懺悔的代價；如此而已。

弧光有如無數條惱怒的蛇在噉噬地作聲；黑色的蒼蠅堆似的人，給抓進在那些建築物的光纖巧的蛛網裏，一面滯緩地打着轉，一面疲憊無力地噉噉地轟着。不慌不忙，刺，光光滑滑的臉上也沒有一絲笑容，他們沒精打彩地逛進每一扇門裏去，徘徊在獸籠的面前，嚼烟草，唾涎沫。

有一隻大籠子裏，一個人放下手鎗，殘酷無情地抽着細長的鞭子，趕着幾隻孟加拉老虎。這些雄壯的野獸嚇得發了狂，又給燈光耀瞎了眼睛，給音樂和鎗聲震聾了耳朵，儘是在鐵柵裏面來回亂闖，吼着，咆哮着，碧綠的眼睛裏閃耀火光；他們顫抖着嘴唇，張出遠怒的爪，東一抓，西一抓，在空閒惡毒地撲擊着。可是那人朝牠們眼睛裏放着鎗，空殼子彈響亮的聲音和鞭打的像火燒般的疼痛便把那野獸的强有力的、蹣跚的身子趕到籠子的角落裏去。一陣狂怒，一陣強者的痛恨盤據着牠，屈辱的鬱毒使牠窒息，一隻被麻醉了的野獸一刻工

夫凍結在角落裏，抖索索地彎着蛇一般的尾巴，用發了狂的眼睛凝視着牠的前面……

這有伸縮性的身子蜷成了一團肌肉的硬塊，抖動着，隨時要跳到半空，把腳爪深深抓進那拿鞭子的人的肉裏，把他撕得粉碎……

下腿像彈簧般蜷曲着，頸子伸得長長的，綠色的眼瞳裏跳躍着得意的血紅的火花

許多臉孔呆板地變成了黃色，在籠子前面溶成了一團灰暗的銅塊，沒有色彩的，冰冷地期等着的眼光用無數鈍重的打擊，穿透了老虎的眼珠

衆人的臉孔，全無生氣地靜止得可怕地等待着——羣衆也要看血，正等着，不是由於報復的心而等着，卻是由於好奇，止如一隻馴服了長遠的野獸會等着的一般。

老虎把頭縮進了頸項裏去，在苦楚中睜大了眼睛，輕柔地波動着身子往後



面退縮，彷彿牠那因復仇的飢渴發燒着的皮上突然給冰冷的障頭雨水浸透了。

那個人開鎗，抽響鞭子，又像瘋子樣地狂叫——他狂叫，以掩飾他在老虎面前的死的恐怖以及他急切要取悅於那許多歡衆的奴性，而那些觀衆則靜靜注視着他的跳躍，緊張地期待那野獸的致命的一撲。他們等着，一種原始的本能在他們身內醒覺了；他們渴望着戰鬥，巴望着兩個身體扭成一團，血一沖而出，撕裂的熱氣蒸騰的人肉飛落在籠子的地板上，吼聲和呼號響徹天空——他們就巴望着那時分的景象所將給予他們的甜密的痊癒……

但是那羣衆的頭腦已經濕透了各種不同的禁誡和恐嚇的毒；所以他們雖然渴望着流血，卻又害怕；他們既要血，又不要血，而在這黑暗的內在的衝突之中，他們又尋到了深切的愉快——他們活着……

那個人已經嚇倒了所有的野獸，老虎緩步退到籠子後面，於是牠，滿頭大汗，寬鬆着終算今天一天又過去了，蒼白的嘴唇露出微笑，兩又竭力隱藏

嘴唇上面的顫抖，一方面向觀衆的銅黃的顔色頻頻鞠躬，宛若對偶像膜拜着的樣子。

觀衆大聲呼喊，拍手道好，然後又散入了黑暗的墳墓中去，繼續爬行在他們四週的滑溜的無聊的泥潭之中……

飽覽了人與獸鬥的奇觀，這一羣人又前去找尋其他的娛樂了。這兒是馬戲。一個圈子的當中，一個人用他兩條長長的腿擎起兩個小孩子來。小孩子在他上面像兩隻折了翅膀的白鴿子那樣閃着光；不時他們從那大人的腳底下滑跌下來，掉在地上，用惶恐的眼光望望那不知他們的父親還是老闆的顛倒着的充血的面孔，一會兒重又在半空裏打轉了。一羣人在圈子四週聚了攏來。他們都凝視着，每當一個小孩從那弄藝的人的腳底下跌落下來的時候，一陣興奮的衝動就飛躍在每一個觀衆的臉上，正好比掙片輕微的漪漣在一陣風前掠過一潭泥污的死水一般。

那時候看到一個醉漢笑開着嘴巴，跌跌闖闖而來，便是個極其歡迎的寬藉：看他划着四肢，唱着歌，叫着，嚶着，開心自己醉了，而且從心底裏願望天下好人都成醉漢……

音樂敲起來，把空氣撕裂成絲絲條條。音樂很拙劣，樂師卻疲乏不堪，奏出來的調子缺乏和諧，似乎跛了腳，踏不齊步伐的模樣；一個個聲音流成一條破折的線，擠來軋去，一個踏着那個，那個闖翻這個，不知怎地，想像把這些樂音幻繪成了一片洋鐵皮，上面敲上了人的形像——一張嘴巴，眼睛，一個裂縫備刻出個鼻子，還裝着長長的一雙白耳朵。樂師們的頭頂上一個人揮着指揮棒，但是他們全都不理會他，而一個指揮便彷彿抓着這一片洋鐵皮的捏手模樣的耳朵，無形地把牠們高高擲出去。牠們互相撞擊，發出碎嘖的聲響，而空氣在那些嘴縫裏吹出哨聲，這樣子產生出一種音樂，使最慣服於一切的馬戲班裏馬也嚇得迴避着，驚心地豎起牠們的耳朵，似乎要揮掉那些刺耳的，尖

細的聲音……

從這爲奴隸們娛樂的叫化音樂裏，各種奇幻的想像胎生出來了。一個人要想從吹最大的銅喇叭的人的手裏奪取那着喇叭，而把一個人所有的力氣吹進去，吹出一陣又長又響的巨聲，要驚天動地得使所有給那狂亂的音樂的可怕所攝伏在那兒的人們全部逃散開去……

樂隊附近是一隻籠子，裏面是熊。有一隻胖胖的、棕色的，生着一雙狡猾的小眼睛，站在籠子的中央，有時節拍地搖着頭。他似乎在想：

『要我承認這是合理，除非給我明示這一切是故意一樣佈排，以瞎掉人們的眼睛，聾掉人們的耳朵，而且把人們變成病態的。若然是那樣的話，那當然，這種方法是很適宜於這目的的人們……但是如果真相信這一切是樂趣的話，那麼我對於人的智方便什麼信心也沒有了！……』

另有兩隻熊面對面坐着，好像在下棋的樣子。還有一隻，表情很嚴肅地扒

着籠子角落裏的什麼乾草，黑色的腳爪抓在欄杆上面。他臉上現着一副樂天知命的神氣。顯然他對於這一生毫無期望，已經決定去歷電了……

動物給人逗起熱烈的興趣——人們水汪汪的眼睛釘隨着牠們的每一個動作，彷彿在尋找着在獅子虎豹壯麗的身子的強有力的動作中早已遺忘了的什麼東西。人們站在籠子前面，不覺不覺用手杖挑進欄杆裏，刺着動物的肚子或兩腰，興趣盎然地看牠們怎麼樣。

那些還沒有懂得人類的性格的野獸，火氣直衝，用腳掌撲打着欄杆，叫吼着，張開闊大的爪甲，憤怒得發抖。這才使人衆開了懷。有鐵欄擋着野獸的撲擊，明知安全無事，人們祇是鎮定地直望着獸類充血的眼睛，得意地微笑着。然而大多野獸都能漠視人類。你用手杖刺擊牠們，朝牠們唾幾沫，牠們祇慢悠悠地爬起來，連對虐待牠們的人看也不看一眼，管自退到籠子比較深遠的一個角隅裏去了。那兒在黑暗之中躺着獅子，老虎，和豹的強壯美露的身軀，圓

圓的眼珠，透過黑暗，燒着鄙惡人類的綠色火鍊……

於是人們，再看了牠們一眼之後，走散開去，說着：

『那是隻笨畜生……』

一班樂隊在半開的，通到一扇打呵欠般大開的黑沉沉的門口裏去的處所，興奮彩烈地演奏着：那門口裏面椅的靠背像一排排牙齒樣聳立着——在這些樂師的前面豎着一根杆子，上面用細細的鏈條繫着兩隻猴：一隻雌猴子，一隻小猴子。小猴子緊躲在母獅的懷裏，牠那瘦長的臂膀，伸着小小的指爪，攀在娘的背後；娘一隻手臂緊緊抱住了牠，一隻手臂留神地伸出在外面，彎着指爪，隨時準備抓，準備打。母猴的眼睛緊張地張大着，流露出一種無能的悲哀，一種免不了傷害的苦痛的等待，一種頹然的憤懣和憎恨。小猴子把面頰緊貼在娘懷裏，從眼角裏帶着冷酷的怕懼偷看着人們；牠分明從出生的日子起就知道，了恐懼，恐懼也就永遠硬化在地身體裏面了。母親，露出了她小小的白牙齒，

一秒鐘都不放鬆緊抱着嬰兒的那一臂膀，而用另一隻臂膀不住地打撥開鞭望着她的苦難的那些人們向她挑刺進來的手杖和洋傘。

那種樣的人是奇多地多，這些白皮膚的野蠻人，男男女女，戴着呢帽，插着羽毛，他們都覺得這是好玩得要死的事：看母猴如何機巧地守護着嬰兒，不讓那些對準着這個小身軀所下的打擊碰着牠一毫一髮……

猴子在一隻盆子般大小的圓座子上捷速地行動，每一分鐘都冒着跌落到看客腳下的危險，而她却還不屈不撓地抵禦着一切想在她嬰兒身上碰一碰的人。時而有一下打擊她沒有能招架得掉，她便發出一聲可憐的哀號。她的手臂揮來揮去像一條鞭子，可是看客有那麼多，每個人又全是那麼起勁地都想打擊這麼一下，或者拉拉猴子的尾巴，或者抽抽她頭頸裏的鏈條，所以她實在無法都應付得了。她的眼睛裏閃着可悲的光，苦楚和患難的線條顯露在她嘴巴的四周

幼猴的雙手抓牢着娘的胸懷，抓得緊得幾乎指爪都陷入了母親體膚上稀薄

的毛皮裏去。牠的眼睛，動不動地釘視着人面的，圍一圍的黃顏色，釘視着人們的灰淡的眼睛，他們在從牠對他們的恐懼中取得一種空泛的歡欣……

有時候，有個樂師把他那喇叭的愚蠢的銅口對準了猴子，用粗厲的聲浪吞噬着她——她畏縮，露出牙齒，旋轉她尖厲的目光向着這樂師……

羣衆大笑了起來；向樂師點頭，表示贊成。樂師很得意，過了一會他又重演了這一套玩意。

看客當中也有女人：有許多無疑地也是母親。然而她們中間可沒有一個說一句話，反對這惡作劇的娛樂的。她們都很欣賞這一套……

有些人用足力氣注視着母猴的苦刑和幼猴的恐懼，似乎不惜自己眼睛隨時爆裂開來似的。

樂隊旁邊是一隻象的籠子，那頭象儼然一個上了年紀的紳士的模樣，頭頂上的皮膚枯槁，發光。他從籠子的柵欄裏伸出鼻子，瞧着大衆沉思似地揮搖



着。他是一頭善良而理智的動物，所以他想着：

「當然，這批給骯髒的無聊的掃帚所打掃開了的世間的垃圾會得擲給他，自己的先知的——我會經聽見老家這樣說起。然而我不禁爲這猴子傷心……我還曾聽說過：人像豹狼一樣有時候也大家彼此撕得粉碎，可是，唉，那可並就不就給猴子比較好過些日子呢！」

……一個人眼看猴子的眼睛裏震顫着母親的慘痛，沒法保護自己的孩兒，而幼猴的眼睛裏凍結在害怕人類的深沉而冷酷的恐怖之中；一個人又眼看人們在虐待生物的行爲中尋取樂趣；於是朝向猴子，喃喃地說：

『猴子！饒恕他們罷！慢慢地他們會得變好起來的……』

這是荒謬無謂的，當然。而且也沒有用處。天下豈有一個母親能夠寬恕對於她兒女酷毒的虐待的；決沒有那樣的母親的，我想，即使在狗當中也不會有的。

要不猶璣當中……

好罷，好罷……

就這樣——當夜晚來臨——一個神怪般的燈火的魔城在海岸上輝煌起來了。牠儘是放着光——却並不燃燒起來——在夜空的黑暗的普視之下，牠的美反映在晶瑩的海水裏。

在半透明的建築物的光輝的蜘蛛網裏，成千成萬的灰色的人，張着沒有色彩的眼睛，倦怠地爬行着，有如蝨子爬行在乞丐的破衣裳上。

貪婪，卑下，他們給揭示了他們謊言的可憎的真相以及他們欺詐，虛偽，和爭權奪利，貪得無厭的愚昧無知。死沉沉的燈火的冰冷的光焰照透了知識的貧乏，而這貧乏却以勝利的閃光籠罩着這些人的周遭的一切……

但是這些人已經都給徹底地纏瞎了眼睛，所以在不聲不響的歡娛中吞下了

麻木他們靈魂的毒素。

無聊在呆滯的舞旋中緩緩地移動，終於在虛脫的苦痛之下漸漸死沉下去。

在那個燈火的都市裏祇有一點是好的——在那裏你能夠把你的靈魂浸沉在對於愚蠢的力量永世的深痛惡絕之中……

——一九〇六年作——

(俞元詠譯)

在 美 國

原 著

高 爾 基

譯 者

顧 蒼 生 魏 殷  
妙 悟 俞 允 詠

發 行 者

孫 汝 梅

出 版 者

時 代 書 局

上海四川中路三三四號

印 刷 者

時 代 印 刷 廠

上海平涼路二二二號  
電 話 五 三 〇 九 二

基 本 定 價

四 元 五 角

出 版 期

一 九 四 九 年 十 月 初 版

版 權 所 有

.48
-52
3)

基本定價 4.50